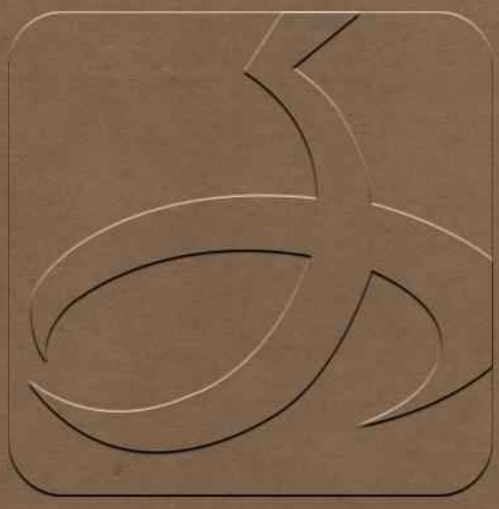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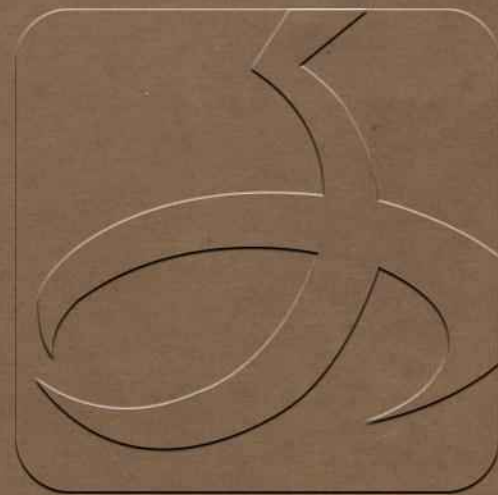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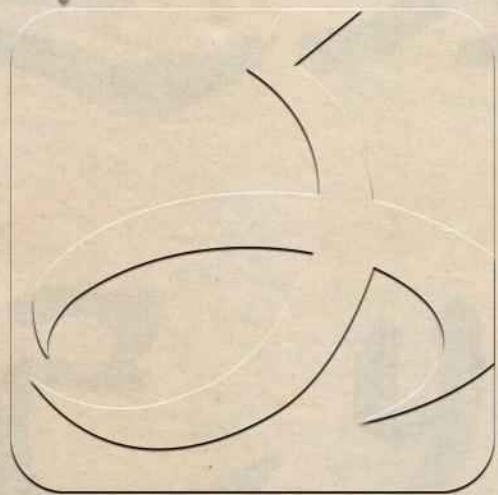


223695  
7295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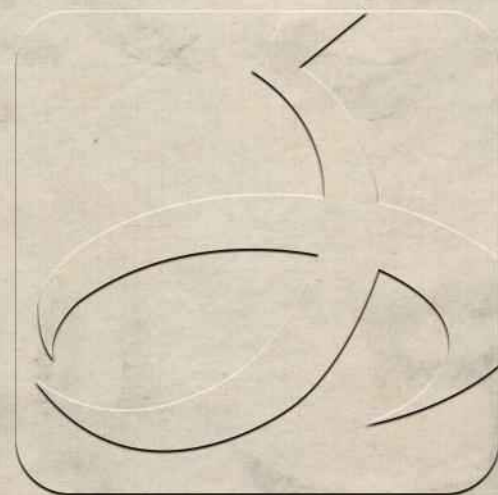




揚子道

州記

水



同治壬申三月  
淮南書局補刊

序

考證著書莫難於地理非考證一時地理之難乃確徵夫古今遷變地理之難也而水道爲尤難天文人事一切名物率有一定之陳跡惟水道變遷紛糅百出其間興廢之先後星沒之隱顯不可殫析稽古或古書先誤驗今則今跡茫然以是而求覈實良不易言劉君孟瞻近著揚州水道記見示揚州運河自瓜洲江口上溯達淮北高南下是爲淮水入江久矣閻百詩四書釋地謂水流與前相反始於隋文帝之開山陽瀆煬帝之開邗溝是主於今日之隄道以立言也孟瞻則考明明以前

不獨淮水不能達江江亦不能徑達於淮中間數百里  
濟運乃由高郵寶應諸湖迤邐入淮至淮水建瓴入江  
則在黃水奪淮身高之後並非自隋已然又考明山陽  
瀆卽邗溝於淮揚兩郡爲統名並非邗溝專屬江都山  
陽瀆專屬淮安又考明建安以前運道由射陽湖西北  
達淮建安以後運道由白馬湖東北達淮據四庫書  
提要證桑欽爲三國時人故水經與地理志運濟一東  
一西判然不合又謂唐時揚州水利止患水少不患水  
多高寶皆由湖運無事隄防以志書謂揚州運隄卽李  
吉甫之平津堰爲非其書自歷代史志地乘雜說以及  
關涉一語之詩賦序題皆所採擇於通中辨其所以歧  
於夢中得其所以貫極求是之心具獨照之識可謂難  
矣抑吾謂孟子排淮注江一語千古致疑閻氏乃云至  
隋時淮水入江九百餘歲而言始驗殊涉誕異不知諦  
觀孟子之辭主於行文協句蓋水道非當日情事必須  
鍼縫之旨以淮流入海之地距江朝宗不遠遂易海字  
爲江對文則使音辭俱適而無害於立言之意是有何  
疑而訟護之憶自塾讀時若有此見質之孟瞻倘不以  
爲謬否江都黃承吉序

序

儀徵劉孟瞻明經文淇撰揚州水道記綜吳越春秋漢書地理志以下諸書證明唐宋以前揚州邗溝山陽瀆地勢南高北下諒哉斯言非可以今日運河水勢膠固于胷者也而其尤爲確據者則在李習之來南錄云自淮陰至邵伯三百有五十里逆流十四字也今由淮安下揚州之水勢如建瓴愚者亦知北高南下矣不知此水乃蓄高堰內水至一丈八尺之高堰底古淮身更不知低幾丈尺始能如此建瓴耳古淮平流入海更低于邵伯隄東下河地面且天長江都甘泉諸山湖之水又

加入邵伯之水挾江湖而趨邵伯高寶射陽安得不南  
高北下所以漢志云江都渠水首受江北至射陽入湖  
云受江非入江也云北至射陽可見唐時南高北下也  
又其辨證永和寶歷等年運道通塞及瓜洲瓜步水陸  
變遷博覽而又有識故皆精覈矣凡地理書須以圖明  
之此記當分繪古今多圖孟瞻其更爲之而付諸梓丁  
酉九月儀徵阮元識於京邸之節性齋時年七十有四

序

江去淮三百六十里溝於春秋渠於漢水斷於晉瀆於  
隋河於唐皆運河也而今之運河非古運河今河自明  
臣白昂後地始定大抵昔之運由湖今之運由河昔由  
高郵州治東委折北上今則由治西湖東長渠徑達昔  
之水南高北下以陂塘搏節之而常不足今北高南下  
以瓜埠茱萸灣芒稻河宣洩之而患有餘蓋地勢之遷  
變使然哉然能辨之者寡矣辨之自儀徵劉君孟瞻始  
劉君著揚州水道記援証詳核舊已鈐板兵燹後乃更  
散佚余亟付書局爲補成之而并撮其大旨如此俾世

之考輿地者知水道之遷變爲難恃而今之治河固非  
可以古人之軌轍膠執而株守之也定遠方濬頤撰

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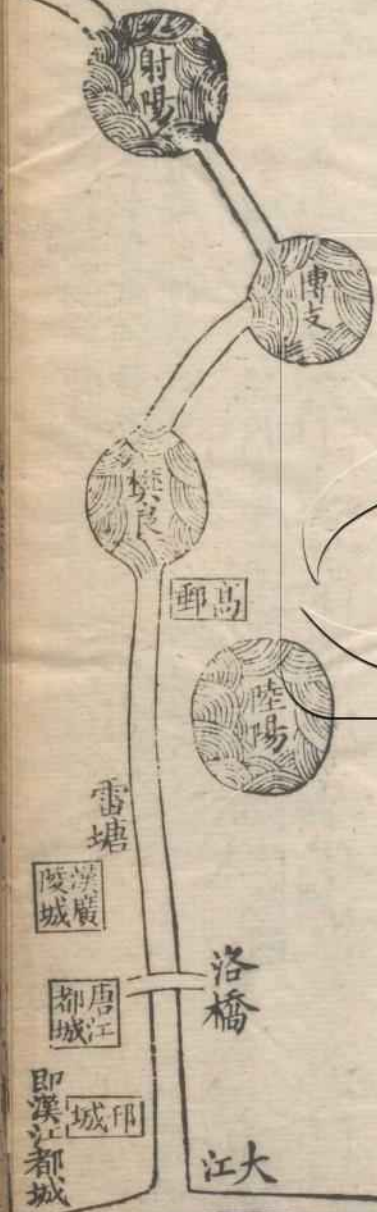
大著珍篋衍者數載矣南北匆遽未遑校刊今夏稍閒  
始得檢付梓人承示令作敘言尊箸援據之博治剖析  
之精覈阮黃兩敘盡之奚取僕言竊以南高北下自是  
河與淮獨行入海以前事自河南徙而奪淮而借淮以  
刷黃變遷淤墊之故歷數百年於茲頃歲漕運用灌塘  
法河與淮不相見河獨入海淮則入江以入海又情事  
之稍異矣地有定而水無常今之黃淮分流之不同於  
昔猶夫昔之南高北下之不同於今有事者得悉其本  
末不狃於目見乃可以通其變而宜之然則是書之裨



吳溝通江淮圖

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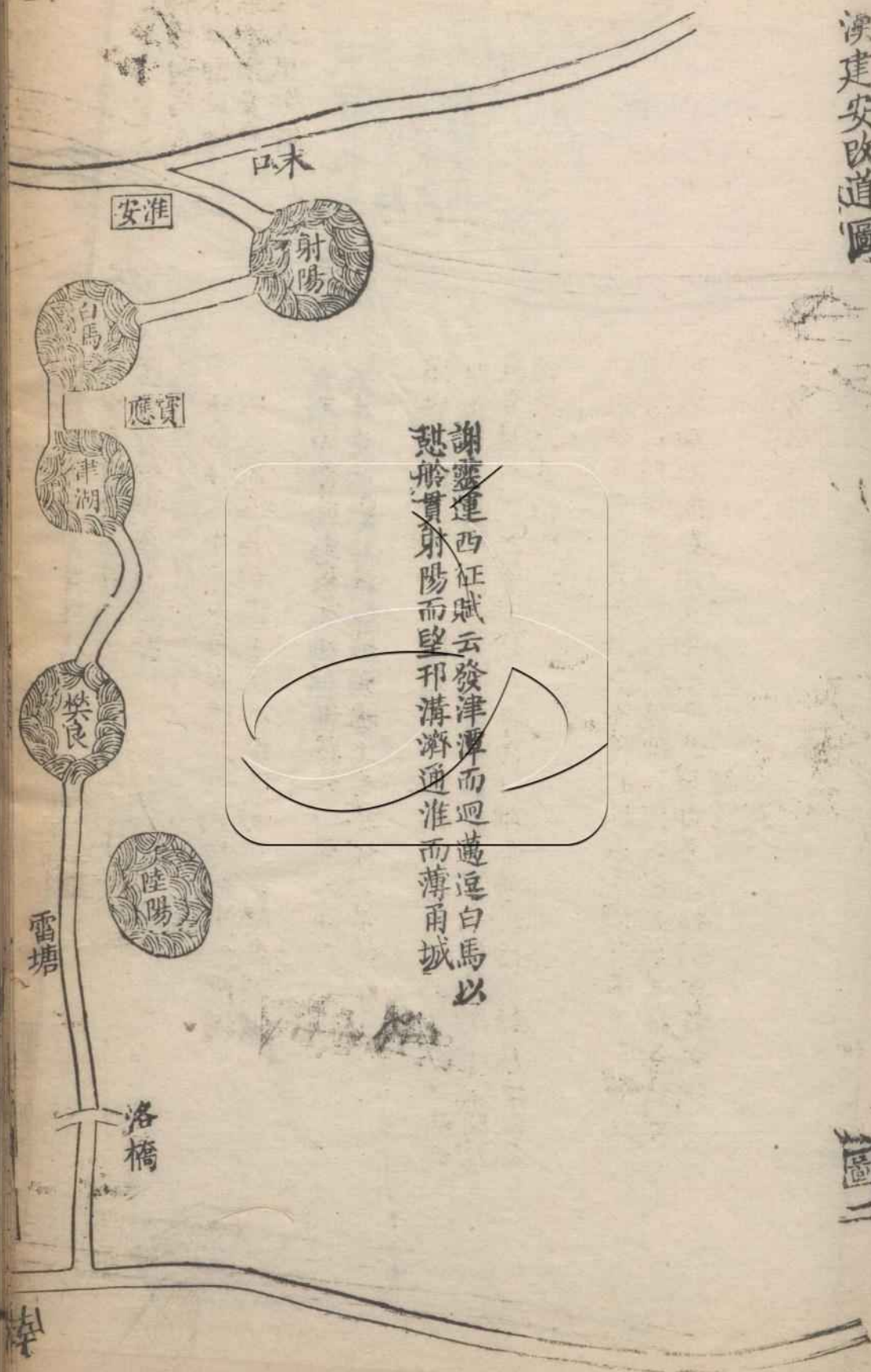
水經注云舊道東北出至博步  
射陽二湖西北出夾耶奈夾耶  
未詳所在杜預左傳注云於邗  
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  
北至末口入淮夾耶疑即末口



益後人者豈徒輿地之學已哉欽味悅服不盡區區倘  
先生未斥其說或卽以此書附刊冊末用當跋尾誌傾  
向之私而已敍固未敢僭作也嚴寒伏惟爲道自重不  
宣愚弟吳文鎔頓啓

郡國利病書  
末口即北神  
堰在淮安府  
北五里今廢

漢建安改道圖



謝靈運西征賦云發津潭而迴蕩逗白馬以越船貫射陽而望邗溝濟通淮而薄甬城

圖二

末口  
安平

淮水

寶應在漢為平安梁為  
安宜今寶應西南六十  
里有安宜溪梁始立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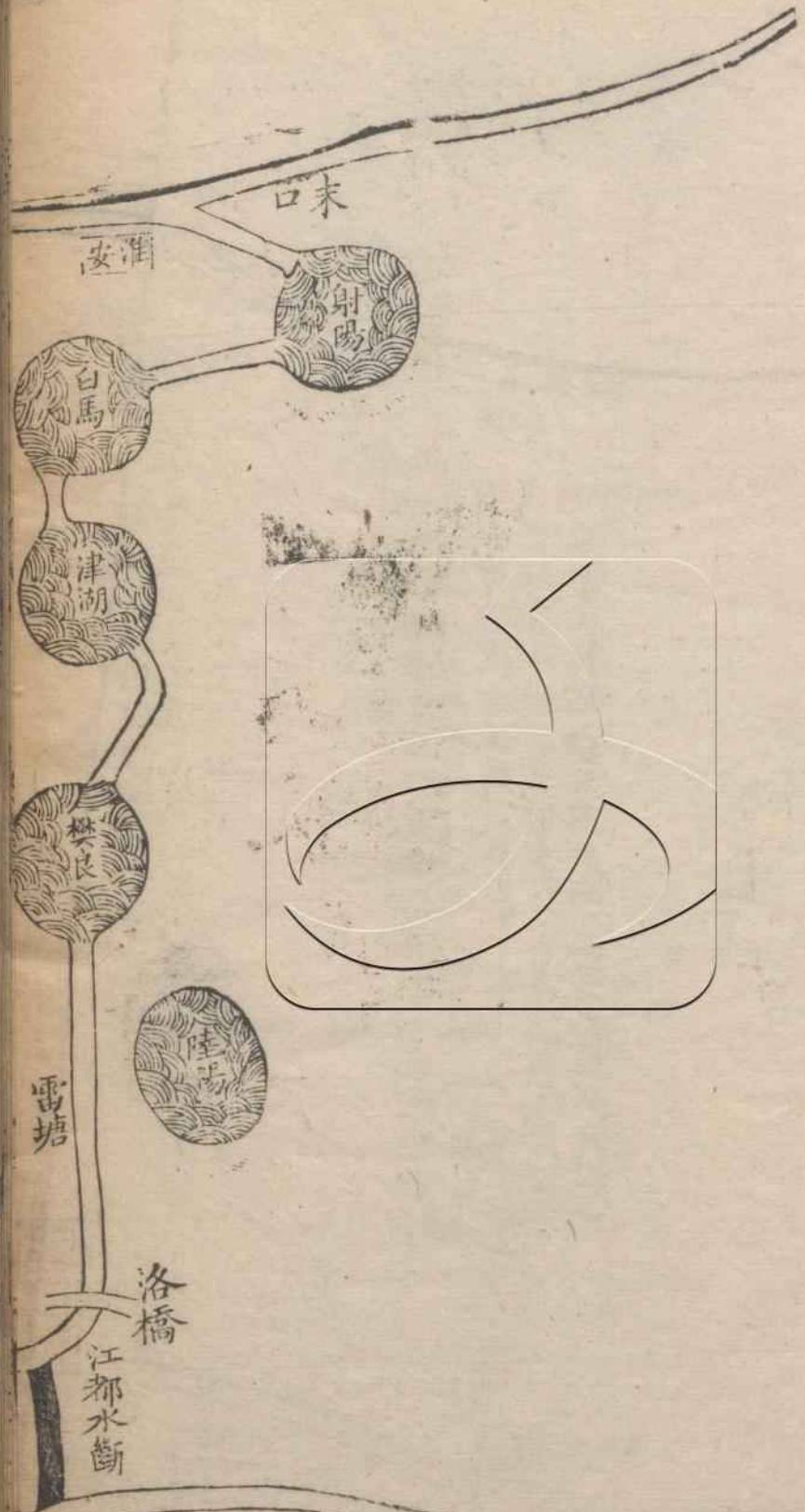
水經注云中瀆水自廣陵北出武廣湖東陸陽湖  
西二湖東西相值五里水出其間下注樊良湖

元和郡縣志廣陵在江都縣北四里州城正  
直其上水經注云城東水上有梁謂之洛橋

新唐書地理志云江都東十一里有雷塘寰宇記雷塘在縣東  
北十里元和郡縣志合濟渠在縣東二里又案寰宇記隋開皇  
九年揚州置總管府煬帝改為江都郡移於坊內疑唐之江都  
因隋之舊治也

水經注吳自廣陵城東南築邗城城下掘深溝謂之韓江  
亦曰邗溟溝又江都縣城臨江據寰宇記知漢江都故城  
在唐江都縣治東南四十六里即吳之邗城也說詳後

晉永和引江入歐陽埭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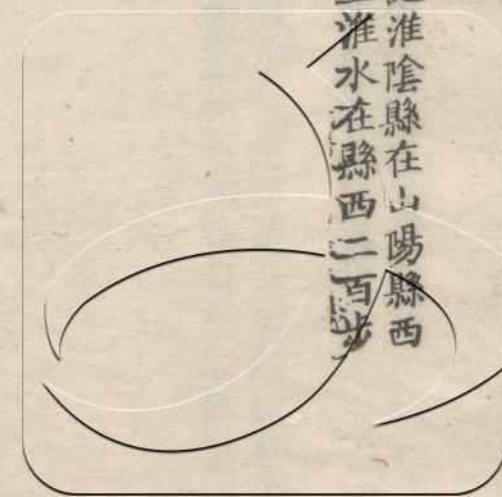
圖三

水經淮水又  
東過淮陰縣  
北中瀆水出  
白馬湖東北  
注之

淮陰

寰宇記淮陰縣在山陽縣西  
五十里淮水在縣西二百步

水經注引蔣濟三州論曰淮湖  
紆遠水陸異路山陽不通陳敏  
楸當穿溝更作馬瀨百里渡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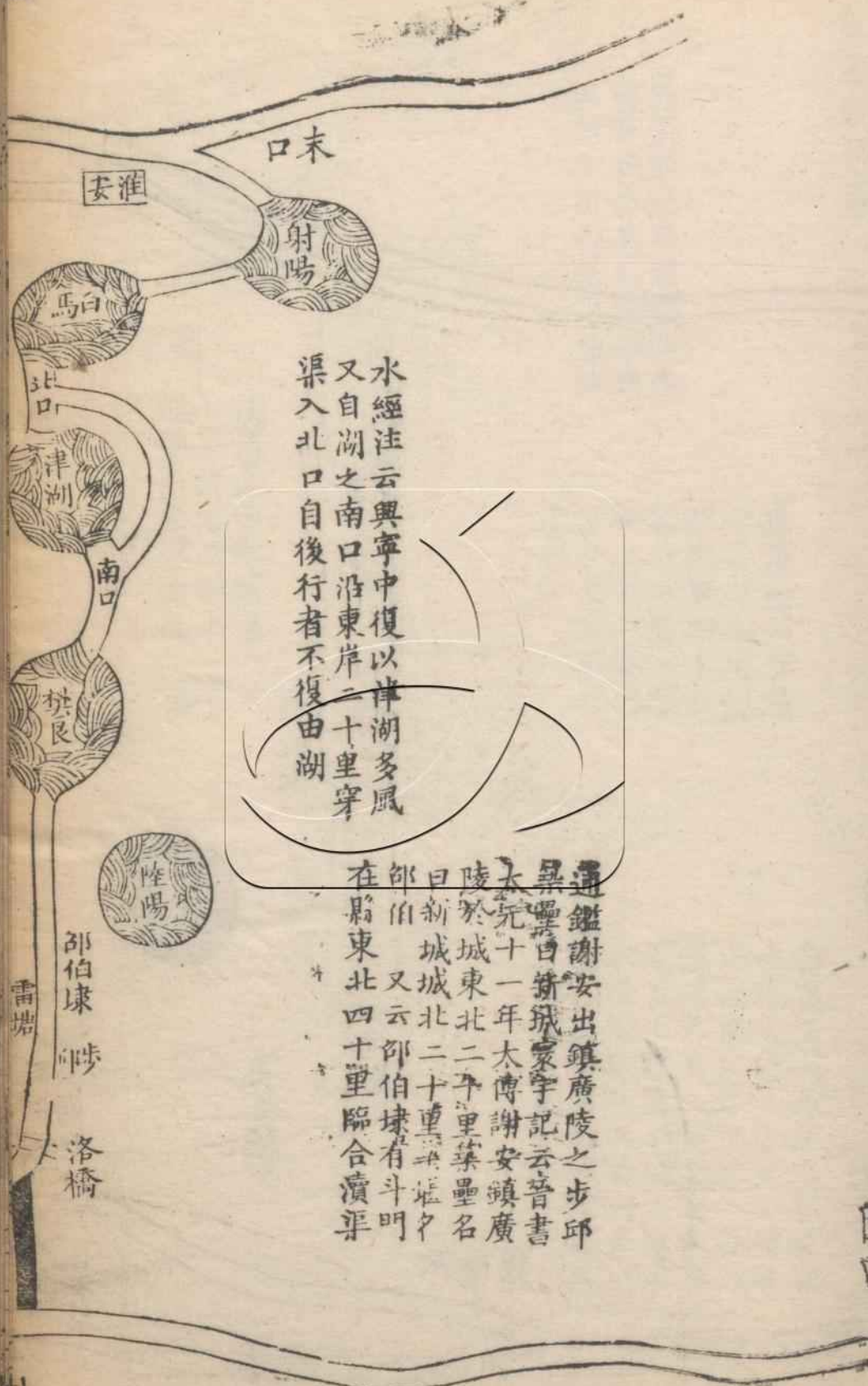


漢城

唐城

漢城

寧與寧沿津湖東穿渠圖



圖四

淮

水經注自永和江都水斷其水上承歐陽埭引  
江入埭六十里至廣陵城案此即儀徵運河也方  
輿紀要儀徵有歐陽埭在縣東北十里又據水經  
注云江都水斷其城猶在也宋書州郡志江都令  
漢舊縣三國時江都縣廢晉武帝太康六年復之



歐陽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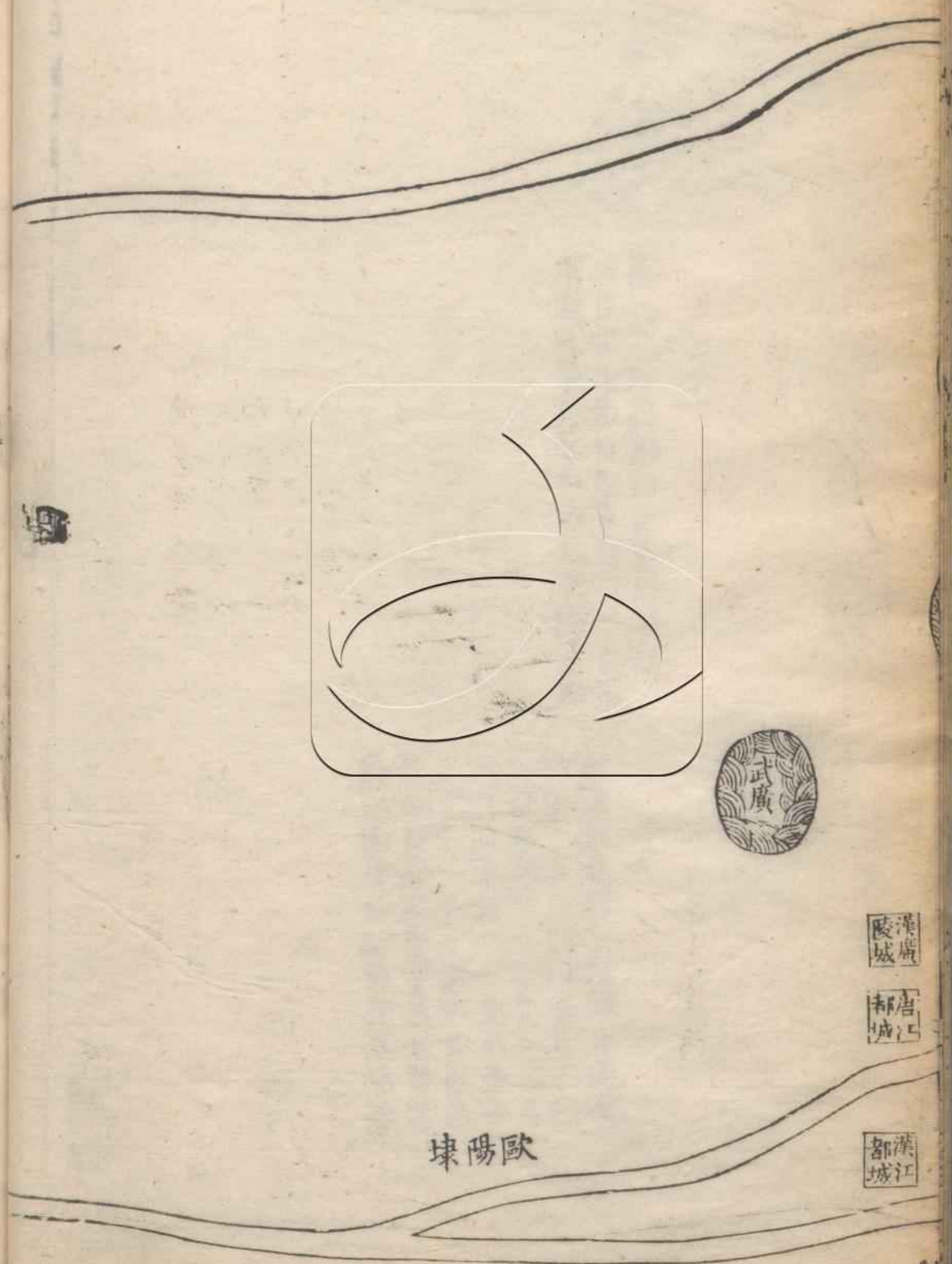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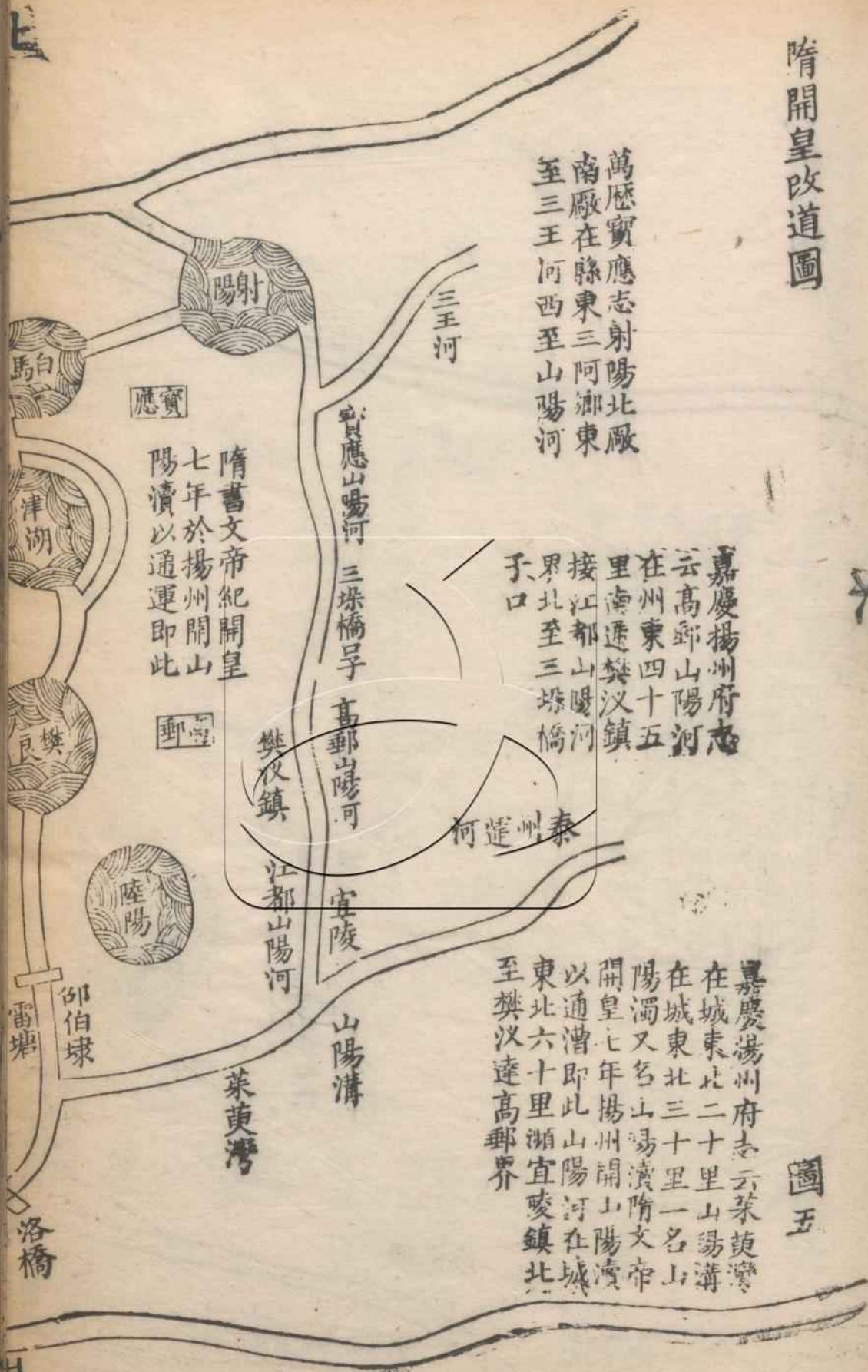
隋開皇改道圖

萬歷寶應志射陽北厥  
南厥在縣東三阿鄉東  
至三王河西至山陽河

嘉慶揚州府志  
云高郵山陽河  
在州東四十五  
里遠達樊汶鎮  
接江都山陽河  
界北至三塚橋  
于口

嘉慶揚州府志云茱萸灣  
在城東北二十里山陽溝  
在城東北三十里一名山  
陽濁又名山陽溝隋文帝  
開皇七年揚州開山陽溝  
以通漕即此山陽河在城  
東北六十里湖宜陵鎮北  
至樊汶達高郵界

圖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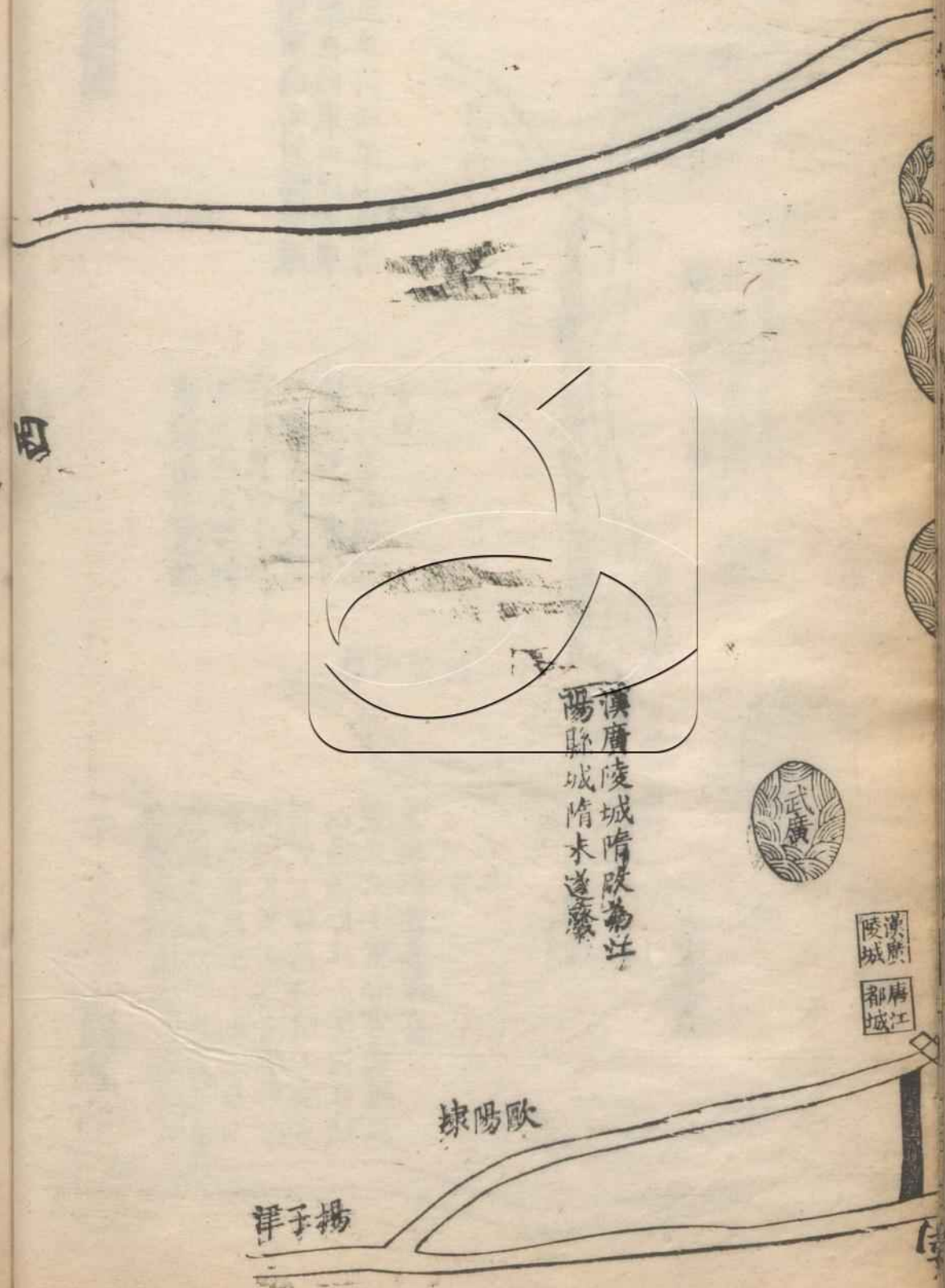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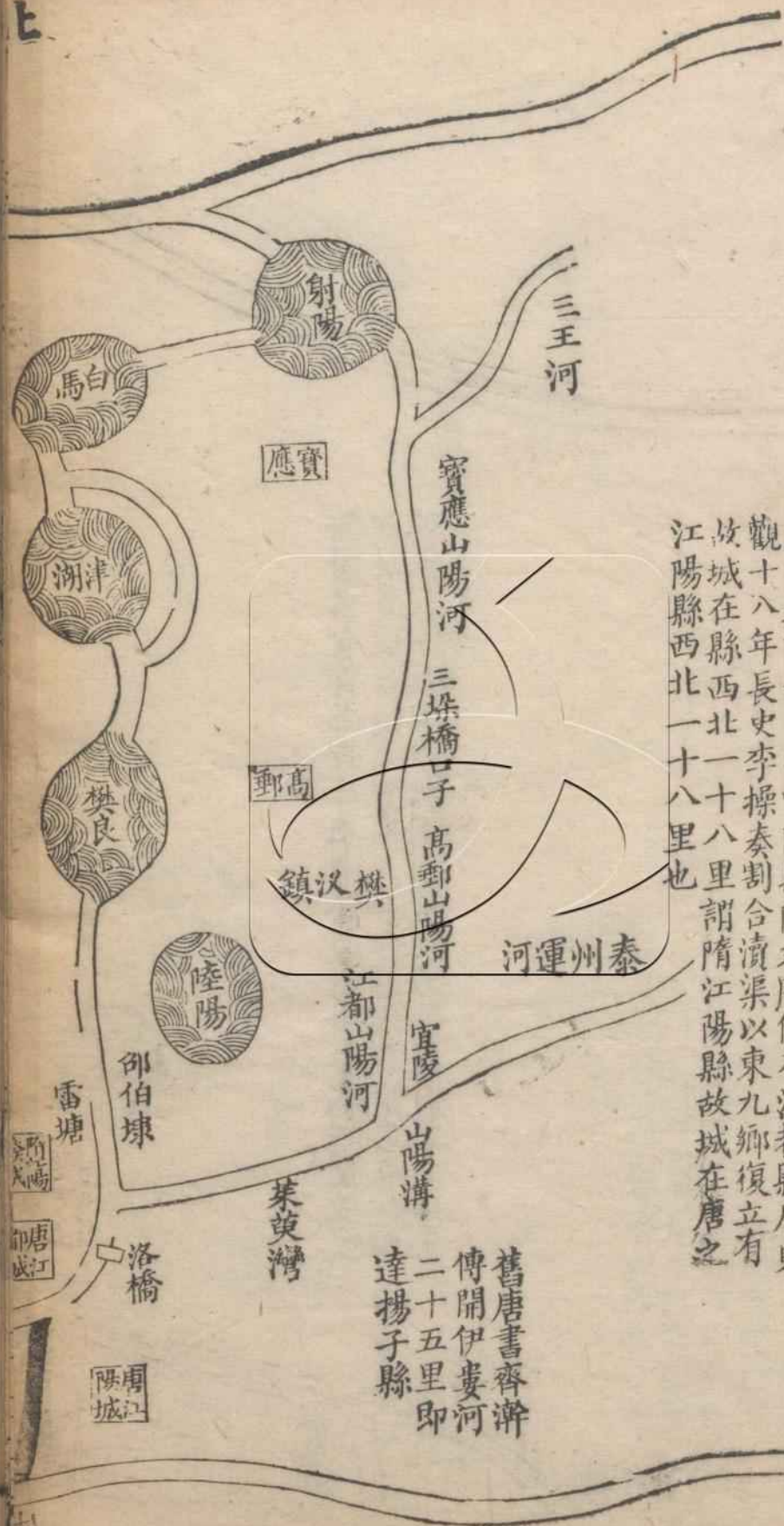


唐開元開伊婁河圖

隋書地理志江陽縣舊曰廣陵開皇十八年改縣曰江大業初更名江陽舊唐書地理志云江陽縣貞觀十八年江都縣置在郭下與江都分理寰宇記云廣陵縣隋初改為江陽縣隋末廢併入江都縣唐貞觀十八年長史李操奏割合濟渠以東九鄉復立有故城在縣西北一十八里謂隋江陽縣故城在唐之江陽縣西北一十八里也

圖六

舊唐書齊濟傳開伊婁河二十五里即達揚子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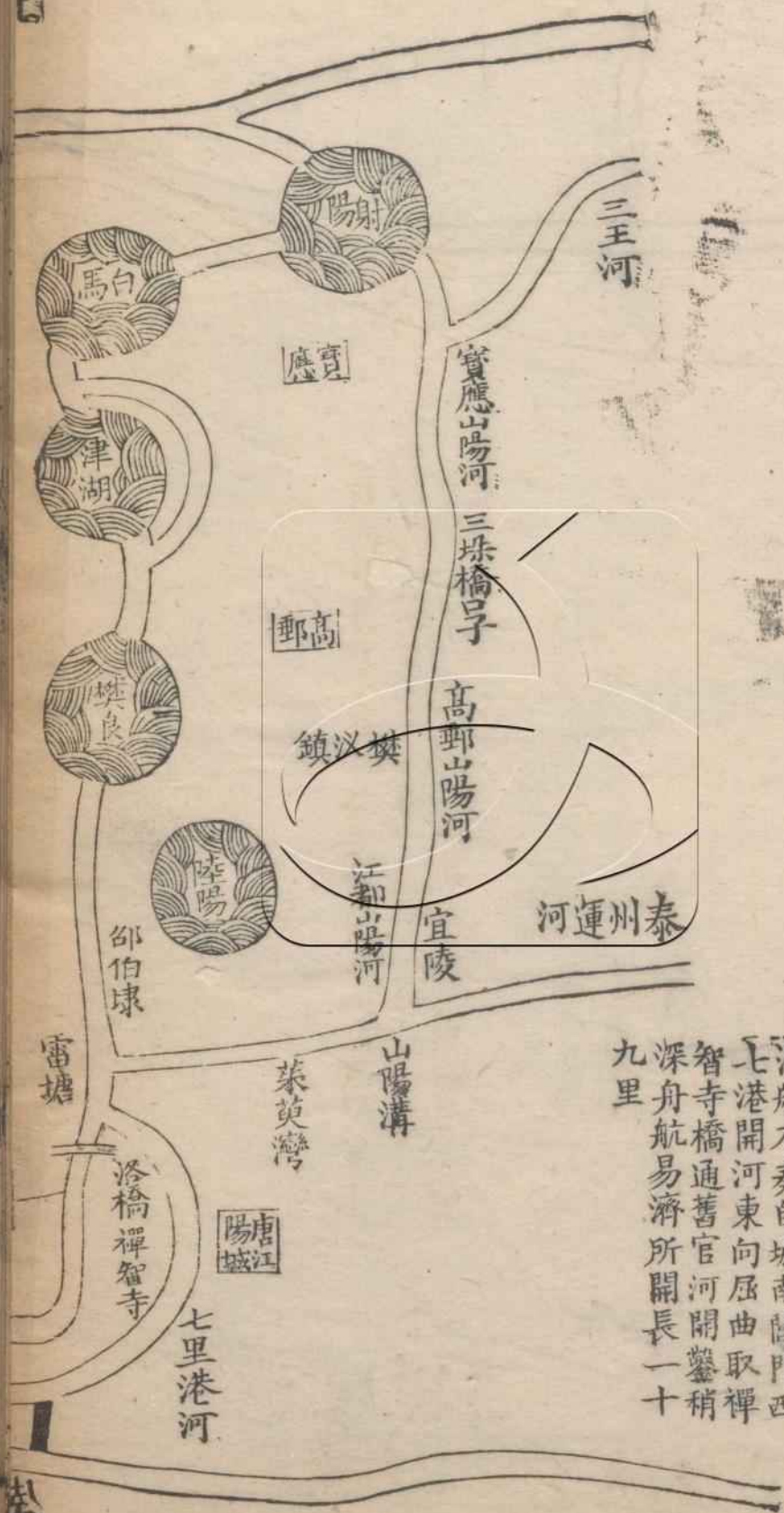


漢廣陵城隋改為江陽縣城隋末遂廢

歐陽

揚子

唐實歷開七里港河圖



舊唐書王播傳播時揚州城內官河水淺遇早即滯漕船乃奏自城南開門西上港開河東向屈曲取禪智寺橋通舊官河開鑿稍深舟航易濟所開長一十九里

圖七

新唐書食貨志云杜亞濬渠蜀岡疏勾城湖愛敬陂起於貫城以通大舟泰元和郡縣志合瀆渠在江都縣東二里至德宗興元初杜亞乃作隄引渠貫城也



歐陽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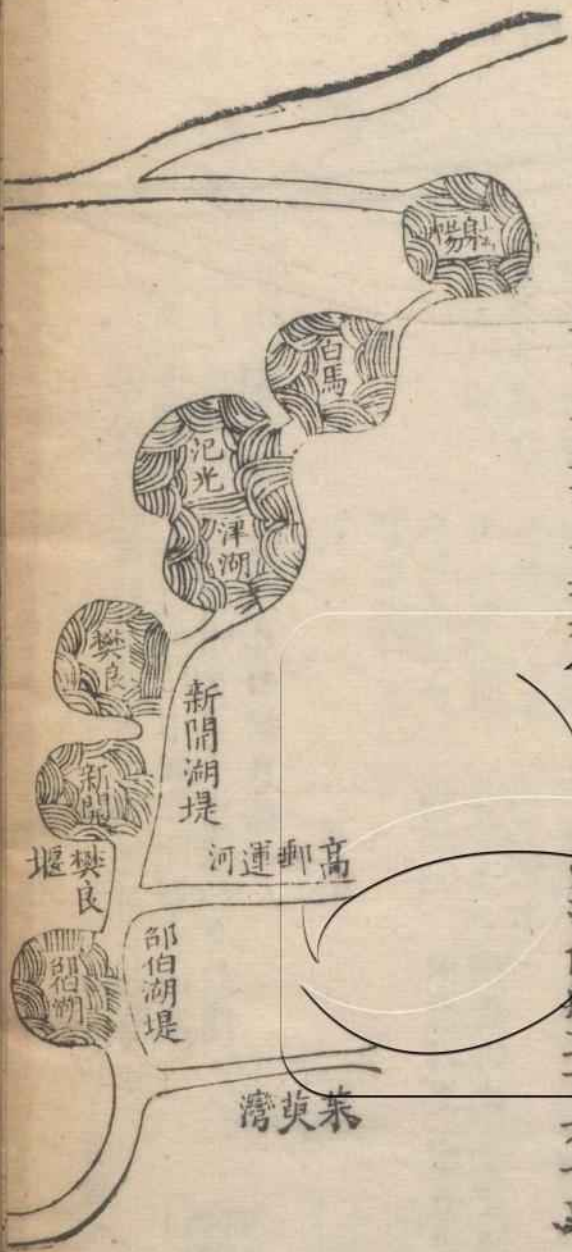
揚子河

伊婁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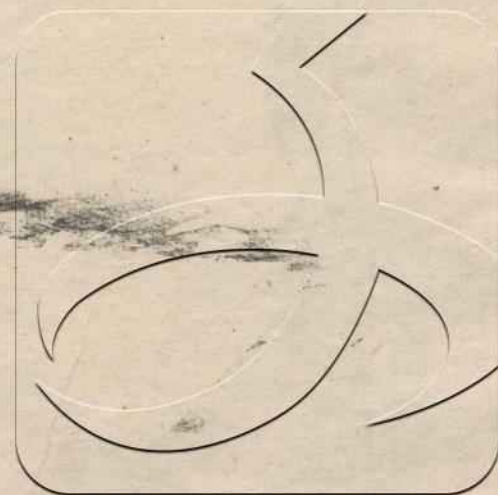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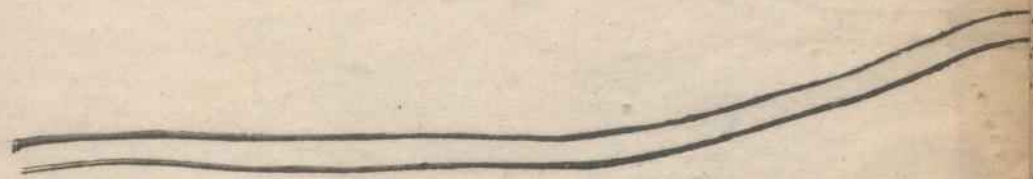
宋湖東接築長堤圖

宋景德中李溥為發運使  
漕舟東下令載石輸新開  
湖積為長堤此新開湖東  
三十五里有長堤之始

宋史河渠志云陳損之  
興築自揚州江都縣至楚  
州淮陰縣三百六十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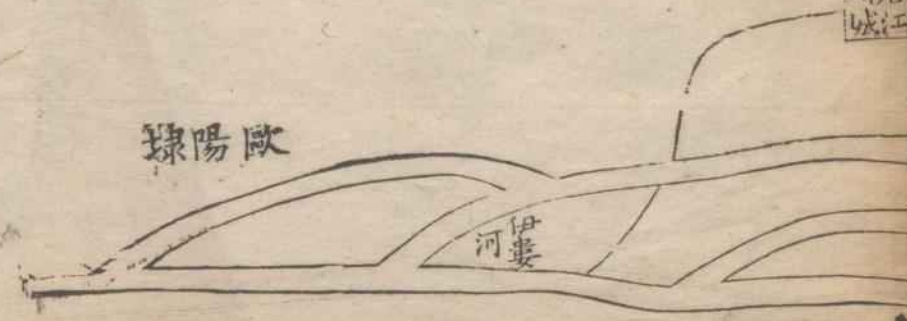
圖八



歐陽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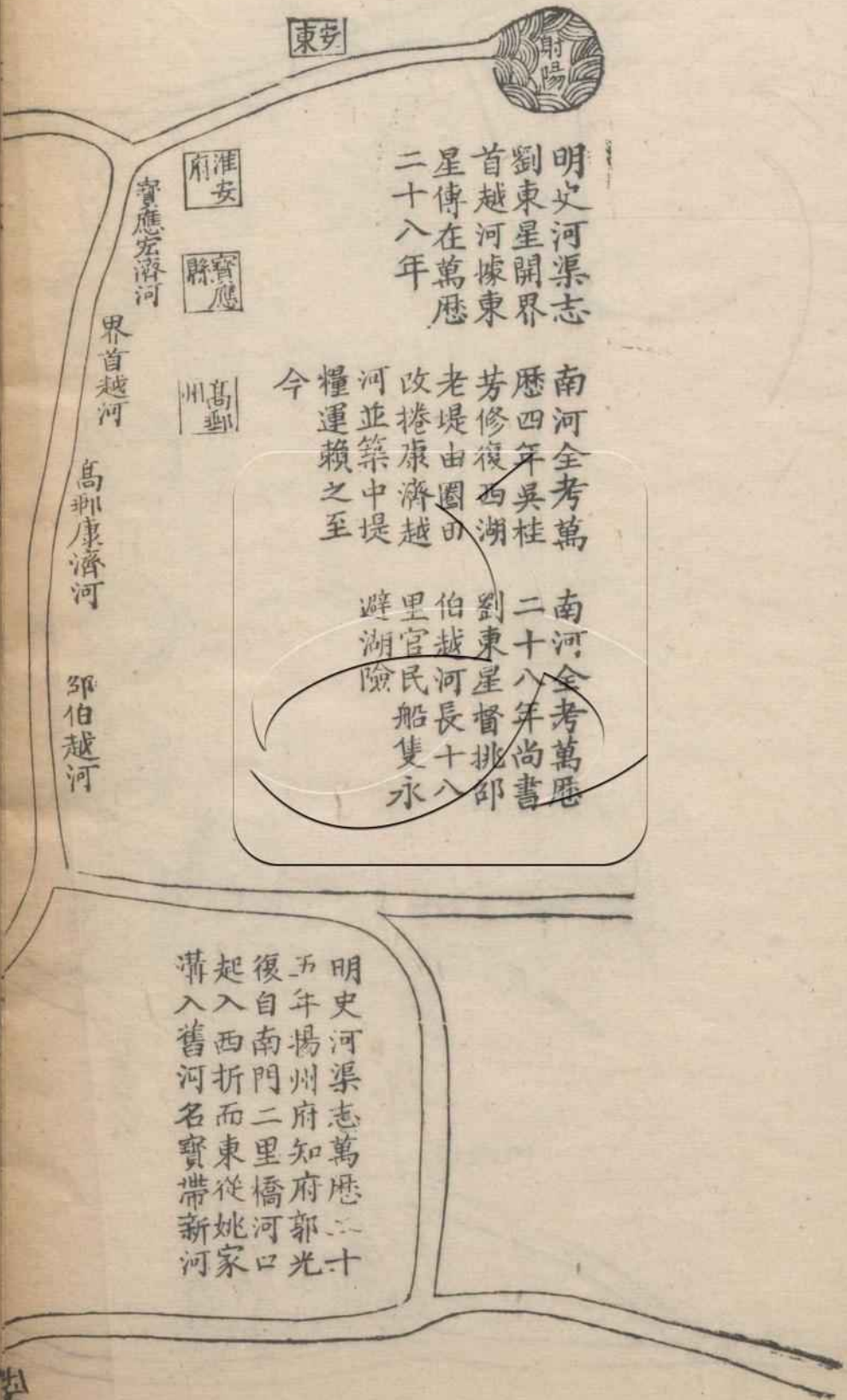
伊婁河

唐江





明開康濟宏濟河圖



明史河渠志  
劉東星開界  
首越河據東  
星傳在萬曆  
二十八年

南河全考萬  
曆四年吳桂  
芳修復西湖  
老堤由圖田  
改捲康濟越  
河並築中堤  
糧運賴之至  
今

南河全考萬  
曆二十八年  
尚書劉東星  
督挑邵伯  
越河長十八  
里官民船隻  
永避湖險

明史河渠志萬曆二十  
五年揚州府知府郭光  
復自南門二里橋河口  
起入西折而東從姚家  
溝入舊河名寶帶新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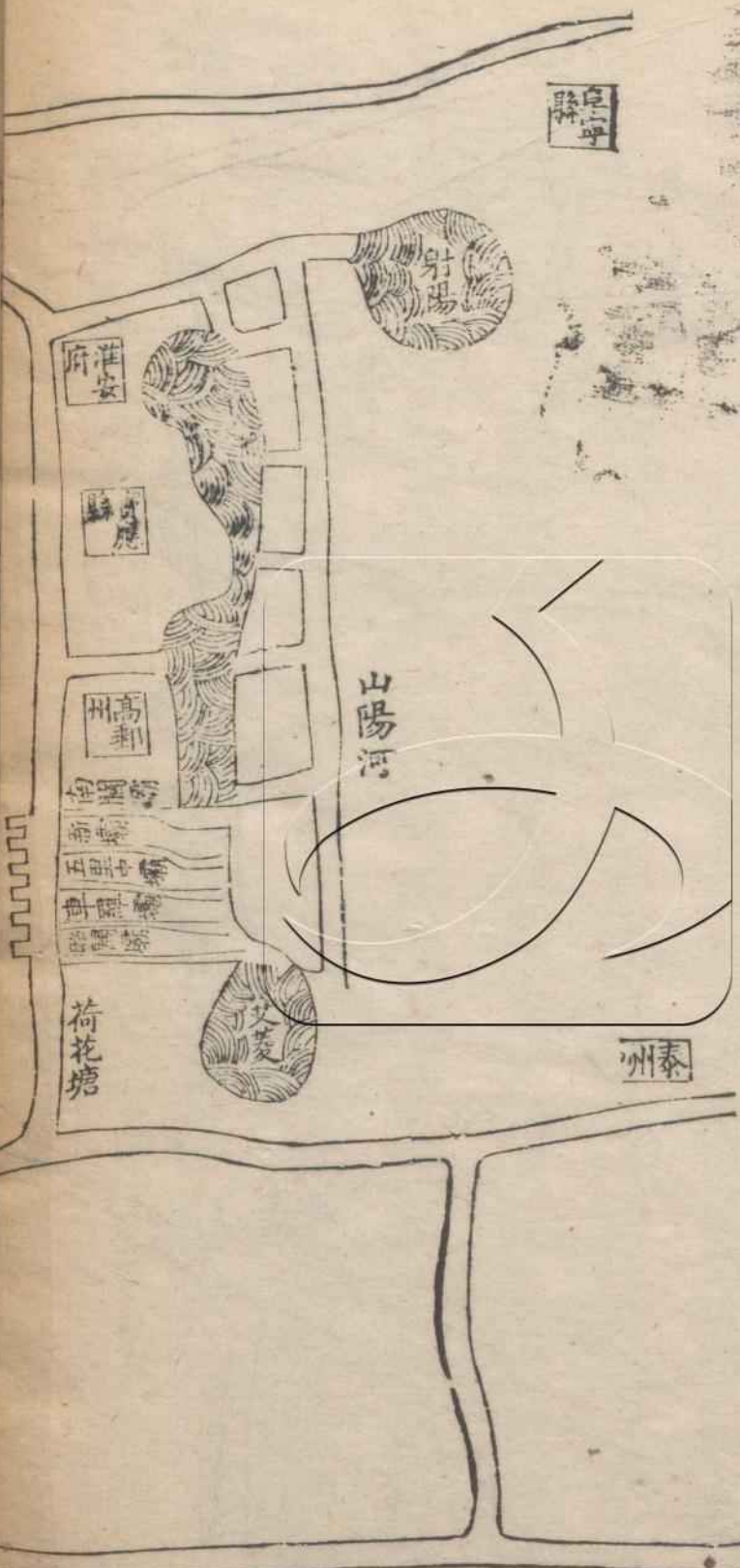
玉海高郵有樊良履家宇記運河在縣郭  
下梓初為州通邵伯堰按新開湖在城北  
三里樊良湖在州北二十里宋始有新開  
湖長三十五里已并樊良為一

宋史河渠志費宗議開揚  
州古河繞城南接運渠

雷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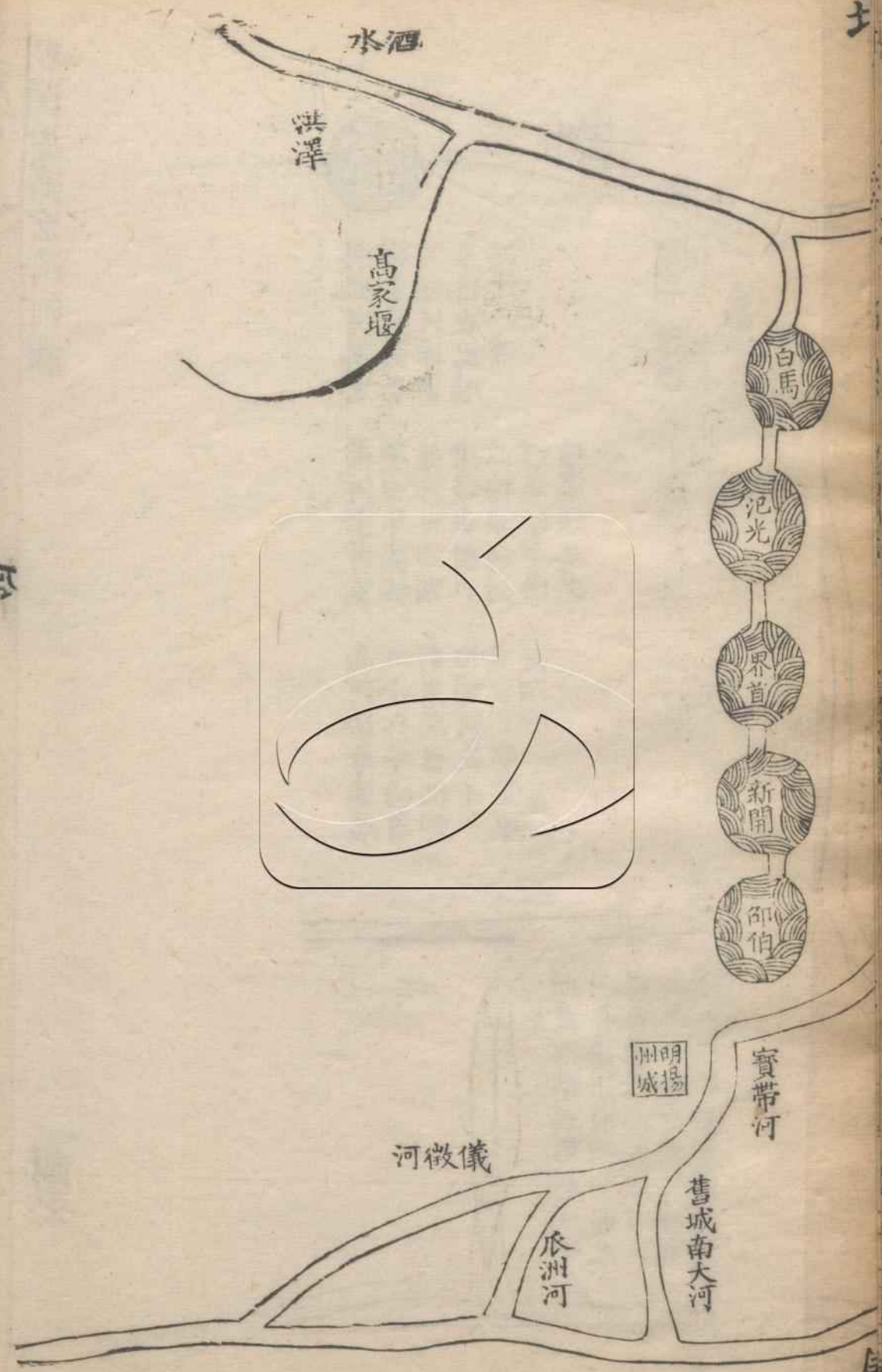
宋揚州城

圖九



淮揚河圖

東



明揚州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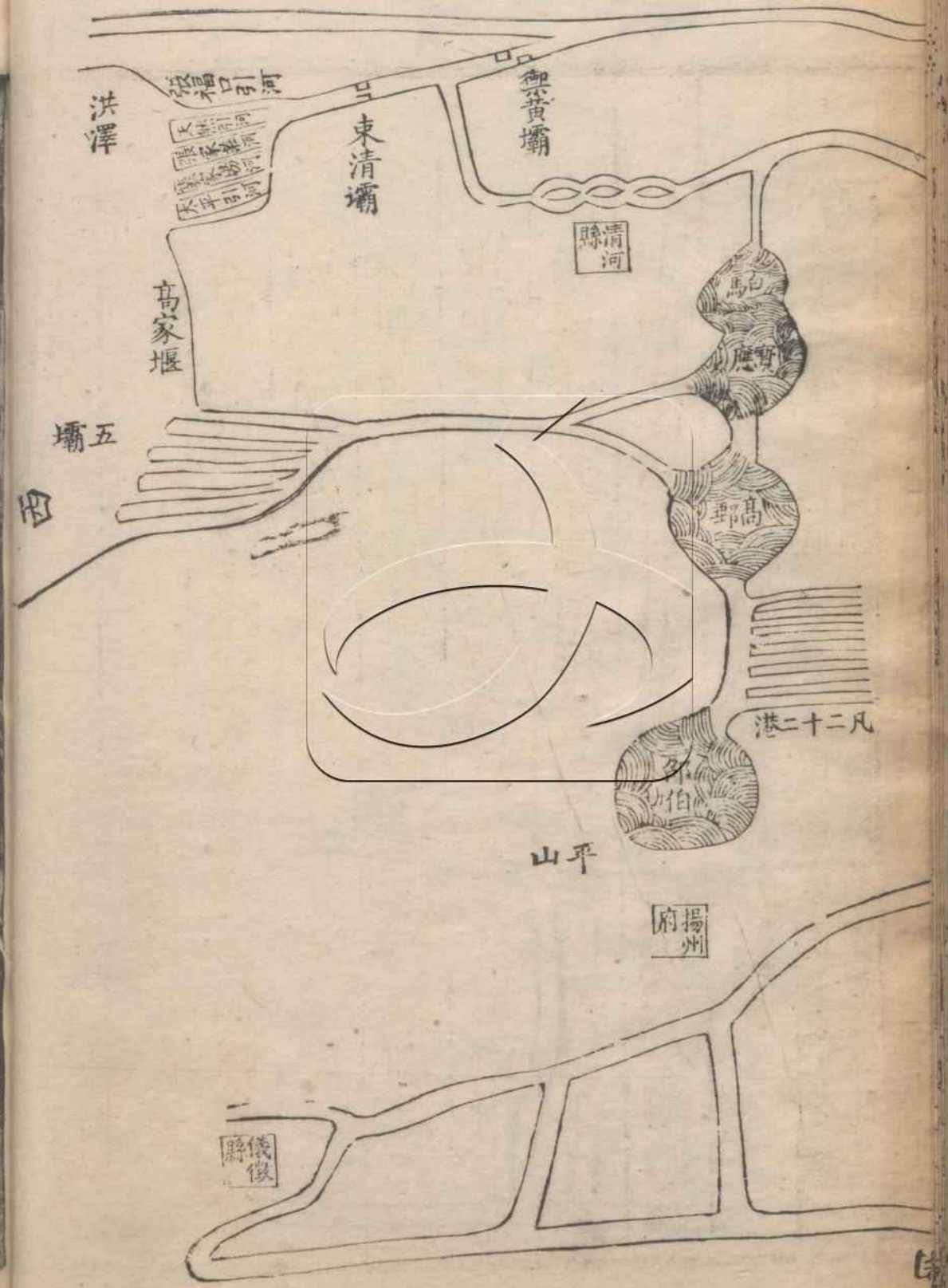
儀微河

瓜洲河

舊城南大河

寶帶河

河黃



揚州水道記

儀徵劉文淇

洪

春秋之時江淮不通吳始城邗溝通江淮此揚

州運河之權輿也於邗築城穿溝後世因名之

邗溝一曰邗江而由江達淮皆統謂之邗溝

唐宋以前揚州地勢南高北下且東西兩岸未

設隄防與今運河形勢迥不相同若以今日之

運河求當年溝通之故道失之遠矣今博稽載

籍詳加考證凡有沿革具著於篇

江都運河

自廣陵驛北至露筋雍正十年分隸甘泉而儀徵縣亦唐以前江都地此篇論

前代事多故統系以江都而甘泉儀徵運河附見焉

左傳吳城邗溝通江淮杜預注云於邗江築城穿溝東

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入淮

末口在漢淮陰縣即北神堰方輿紀要在淮安

府北五里今廢

通糧道也今廣陵韓江是酈道元水經注云昔

吳將伐齊北霸中國自廣陵城東南築邗城城下掘深

溝謂之韓江亦曰邗溟溝此揚州有邗溝之始

按廣陵之名周末始著史記越世家楚威王伐越盡

取吳舊地是時吳地已入楚六國表周慎靚王二年

為楚懷王十年楚城廣陵廣陵之名始見於此漢高

帝六年立從父兄賈為荆王王淮東都吳十二年立

兄子濞為吳王改荆為吳國

見史記荆燕世家及漢興以來諸侯年表

書江都王非傳云徙王江都治吳故國師古曰治謂

都之漚所居也地理志廣陵國廣陵自注云江都易

王非廣陵厲王胥皆都此則漚都廣陵可知景帝三

年徙汝南王非為江都王改吳為江都國武帝元狩

六年立子胥為廣陵王改江都為廣陵國地理志廣

陵國領縣四廣陵江都高郵平安是也後漢書郡國

志注云廣陵吳王濞所都城周十四里半太平寰宇

記又引郡國志云廣陵城置在陵上

陸朝璣江都縣志謂古廣陵蜀

岡上邗溝城東北漚乃更築城於蜀岡之下城自為二按陸謂古廣陵城在邗溝城東北是也謂吳王濞

城在蜀岡下與古廣陵城為二誤爾雅云大阜曰陵一名阜岡一名

崑崙岡故鮑照蕪城賦云拖以漕渠軸以崑崙河圖

括地志曰崑崙山橫為地軸此陵交帶崑崙故曰廣

陵據此則廣陵城在蜀岡上王應麟通鑑地理通釋

引郡縣志云即元和郡縣志廣陵在江都縣北四里州城正

直其上按元和郡縣志為唐李吉甫所作新唐書地

理志江都東十一里有雷塘則唐江都縣在雷塘西

十一里元和志云廣陵城在江都縣北四里據唐江

都縣治言之也至漢江都故城水經注云縣城臨江

應劭地理風俗記云縣為一都之會故曰江都寰宇

記江都縣下云江都故城在縣西南四十六里城臨

江水今為水所侵無復餘地樂史宋太宗時人其時

塘西十一里亦在蜀岡可知寰宇記所云江都故城

在縣西南四十六里者即據唐時之江都去江都故

城而言府志以為在今江都縣西南四十六里非也水經注說廣陵云城東水

上有梁謂之洛橋按宋書竟陵王誕反於廣陵帝使

其走路慶之移營自土去城十八里夕進新亭逼之

又進營洛橋西焚其東門則洛橋在廣陵城東門外

也中瀆水自廣陵北出武廣湖東陸陽湖西二湖在

蓋古邗溝水由廣陵城東洛橋下北出以達於邵伯

其云自廣陵城東南築邗城則邗城在廣陵城東南

邗溝城非也

說文刊國也今屬臨淮从邑干聲一日邗本屬吳錢氏大昕云許前後兩說後

說似即用左氏吳城邗溝通江淮之文寶應劉寶楠愈愚錄云呂氏春秋荆有飲飛得劍于干越高誘注

干吳邑以干為吳邑當是以干為邗左傳吳城邗是也按邗為吳邑雖不能的知在何處然水經注云自

廣陵城東南築邗城則邗必在廣陵矣

邗溝一名渠水一名中瀆水一名合瀆渠一名山陽濁

按左傳吳城邗溝通江淮國語吳越春秋皆言夫差

既退於黃池使告勞於周曰余沿江沂淮江從南來

順流為沿故曰沿淮從北來逆流為沂故曰沂吳引

江入邗溝從邗溝入淮故曰沿江沂淮即指溝通江

淮事漢書以邗溝為渠水地理志云江都有江水祠

渠水首受江北至射陽入湖水經淮水又東過淮陰

縣北中瀆水出白馬湖東北注之酈注地理志所謂

渠水也宋祝穆方輿勝覽引元和郡縣志云合瀆渠

在江都縣東二里昔吳王夫差將伐齊北霸中國自

廣陵城東南築邗城下掘深溝謂之邗江亦曰邗溝

自東北通射陽湖今謂之官河亦謂之山陽濁濁

瀆也山南曰陽邗溝在蜀岡之陽故曰山陽瀆說文

溝瀆也瀆水溝也二字互訓故邗溝亦名山陽瀆

又云漕河貫城中即邗溝也元和郡縣志李吉甫作

合瀆渠在縣東二里者據唐之江都縣而言按邗溝

山陽縣下云邗溝水南自安宜縣界流入安宜今淮寶應縣

陰縣下云濁水今謂之山陽濁東南自州郭下西北

流經縣北流入於淮卽古之邗溝謝靈運西征賦云

發津潭而迴邁逗白馬以憩船貫射陽而望邗溝濟

通淮而薄甬城時靈運由揚至淮既至射陽乃望邗

溝則知邗溝之名不專屬之江都矣文苑英華載楚

廟記其文云相與立祠邗溝上廟在淮安而云邗溝尤為確證至山陽瀆亦以揚州

境內之地得名江都高郵寶應皆有山陽河後人或

以山陽瀆專屬之淮安山陽縣者非也考漢之山陽

郡在兗州今之淮安山陽東晉義熙時始立郡縣寰

宇記山陽縣本漢射陽縣地在射水之陽故曰射陽

晉義熙元年當作九年省射陽縣置山陽郡屬徐州又立

山陽縣以隸焉以境內有地名山陽因名郡戴延之

西征記云山陽津名通典吳王濞反山陽王率眾于此拒之因名閭若據濳邱劄記

云濞反時漢無山陽王又按水經注淮水篇射陽漢高祖六年封楚左令尹為侯國王莽更之曰監淮亭

世祖建武十五年封子荆為山陽公治此十七年為王國時淮安未立山陽郡縣荆所封不在此地乃兗

州之山陽郡耳至顯宗永平元年徙山陽王荆為後廣陵王遣就國治廣陵亦不治射陽也水經注誤後

漢書注射陽故城在今楚州安宜縣東至晉義熙九

年省安宜之射陽置山陽郡又立縣以隸是晉時山

陽郡治在今寶應縣射陽故城卽謂郡以境內地名

山陽得名亦當在寶應境內今之山陽縣初無此津戴延之第云山陽為津名初不云山陽郡有此津也

宋書晉安帝分廣陵立海陵郡統縣五建陵臨江如皋寧海蒲濤晉書安帝分廣陵郡之延陵臨江如皋寧海蒲濤五縣置山陽郡是安帝初置山陽時並不治射陽亦不以境內地名山陽得名也惟山

陽瀆之水自江都至山陽入淮故統謂之山陽瀆亦

猶邗溝為揚州淮安兩郡之統名也寰宇記以山陽

瀆屬之淮陰而不屬之山陽則山陽不得專有此名

也後人不知山陽瀆為統名俱指為淮安之山陽於

史事多有窒礙難通者說詳隋開山陽瀆下今故於邗溝條下

詳敘山陽瀆即邗溝俾後之覽者無致惑焉

漢書地理志云江都有江水祠渠水首受江北至射陽

入湖此春秋時吳國及後漢建安以前邗溝通淮之故

道也

按寰宇記廣陵縣邵伯埭有斗門在縣東北四十里

臨合瀆渠有小渠闊六步五尺東去七里入艾陵湖

水經注中瀆水自廣陵北出武廣湖東即武安湖陸陽湖

西即滌洋湖府志滌洋湖西二湖東西相直五里水

出其間中瀆水也下注樊良湖舊道東北出博芝射陽二

湖言舊道者以別于建安後由白馬湖之道也西北出夾耶乃至山陽矣

按艾陵湖在邵伯東七里武安湖在高郵州西南三



十里渌洋湖在高郵州南三十里樊良湖在高郵州

北二十里博芝湖在寶應縣東南九十里射陽湖在

寶應縣東六十里夾耶未詳所在或以夾耶即黃浦

浦溪在涇河閘南十里為山陽寶應交界舊無溪明

時高家堰潰決此地當其衝屢塞屢決若有神物憑

焉溪口莫測是明中葉黃浦始有溪以然則建安以

前也則不得謂夾耶即黃浦溪矣前也則不得謂夾耶即黃浦溪矣

前也則不得謂夾耶即黃浦溪矣前也則不得謂夾耶即黃浦溪矣

前也則不得謂夾耶即黃浦溪矣前也則不得謂夾耶即黃浦溪矣

前也則不得謂夾耶即黃浦溪矣前也則不得謂夾耶即黃浦溪矣

前也則不得謂夾耶即黃浦溪矣前也則不得謂夾耶即黃浦溪矣

前也則不得謂夾耶即黃浦溪矣前也則不得謂夾耶即黃浦溪矣

前也則不得謂夾耶即黃浦溪矣前也則不得謂夾耶即黃浦溪矣

前也則不得謂夾耶即黃浦溪矣前也則不得謂夾耶即黃浦溪矣

前也則不得謂夾耶即黃浦溪矣前也則不得謂夾耶即黃浦溪矣

前也則不得謂夾耶即黃浦溪矣前也則不得謂夾耶即黃浦溪矣

前也則不得謂夾耶即黃浦溪矣前也則不得謂夾耶即黃浦溪矣

前也則不得謂夾耶即黃浦溪矣前也則不得謂夾耶即黃浦溪矣

前也則不得謂夾耶即黃浦溪矣前也則不得謂夾耶即黃浦溪矣

前也則不得謂夾耶即黃浦溪矣前也則不得謂夾耶即黃浦溪矣

東諸湖不由西也胡氏渭禹貢錐指溝通江淮圖謂

吳邗溝水道由邗城北出武廣陸陽二湖之間注樊

良湖八博芝射陽二湖是也惟謂邗溝水又由射陽

達白馬湖是誤合漢志水經而一之辨見後

水經淮水篇淮水又東過淮陰縣北中瀆水出白馬湖

東北注之此漢建安後邗溝達淮之故道也

按建安以前運道由射陽湖西北達淮建安以後運

道由白馬湖東北達淮水經與漢書地理志判然不

同一由東一由西也四庫書提要云水經作者唐

書題曰桑欽然班固嘗引欽說與此經文異道元注

亦引欽所作地理不曰水經觀其涪水條中稱廣漢

已為廣魏則決非漢時稱晉寧仍曰魏寧則未及晉代推尋文句大抵三國時人據此則水經決非漢人

作淮水篇所敘中瀆水出白馬湖決非漢以前之運

道水經注引爾濟三州論曰三州即三洲淮水淺也言淮水淺也淮湖紆遠

邗溝水自樊良湖不能直達射陽先東北至博支又由博支西北至射陽其道紆曲太甚所謂淮湖紆遠

也水陸異路山陽不通陳登穿溝更鑿馬瀨百里渡

湖與水經合此據水經注舊本近趙一清本云陳敏

距黃初八十年在蔣濟之後三州論不當引之當作陳登劉寶楠寶應圖經云蔣濟傳作三州論以諷帝

帝謂魏文帝其時郡國利病書云馬瀨白馬湖也按

漢建安二年陳登為廣陵太守是時射陽以南之路

不通所謂淮湖紆遠水陸異路山陽不通者指此陳

登時未立山陽郡縣足知此所謂山陽即統指射陽

以南之山陽瀆而言緣東道不通故陳登更於西別

通運道也其曰更鑿馬瀨百里渡湖者說文瀨水流

沙上也凡瀨江瀨湖之地皆謂之沙登於白馬湖濱

開鑿水道使白馬津湖相通遂由白馬湖達津湖而

入樊良湖也津湖即界首湖過自登鑿馬瀨之後凡

由北而南者入夾耶貫射陽西至白馬湖渡津湖入

樊良樊良與津湖通陳登時其由南而北者出樊良

湖西北入津湖達白馬湖東貫射陽湖西北出夾耶

謝靈運西征賦其敘由江達淮之道云發津潭而迥

邁逗白馬以憩舫貫射陽而望邗溝濟通淮而薄甬

城此邗溝即指淮安之山陽瀆濟通淮謂由淮陰至

盱眙入淮也甬城即埭口李翱來南錄云甲寅至

埭口丙辰次泗州見刺史津潭即津湖既至白馬不

能徑達於淮又必東貫射陽乃至夾耶若白馬可直

達於淮靈運既至白馬不應更東貫射陽矣足知魏

晉以前白馬不能徑達於淮也蓋建安以前由東道

者出博芝射陽逕達夾耶不由白馬建安以後由西

道者出津湖白馬又東貫射陽乃至夾耶由白馬至

樊良不過百里蔣濟論所謂百里渡湖者也較諸東

道為徑捷矣禹貢錐指溝通江淮圖謂邗溝水入博

芝射陽湖達白馬湖由不知水經與地理志所言中

瀆水入淮之道迥不相同致有此誤

水經注自永和中江都水斷其水上承歐陽埭引江入

埭六十里至廣陵城此邗溝引歐陽埭江水入運之始

即今儀徵運河方輿紀要儀按晉穆帝永和以前邗溝水由江都故城

在唐蜀岡首受江水經注云縣城臨江應劭地理風俗

南四十記曰縣為一都之會故曰江都也縣有江水祠俗謂

六里之伍相廟也子胥但配食耳歲三祭與五岳同舊江

水道也漢魏以前江水皆由此入邗溝自永和中江都水斷乃引江入埭至廣陵城自後由江達淮皆由此河通鑑宋大明三年竟陵王誕舉兵廣陵詔沈慶之討之慶之進至歐陽齊延興元年蕭鸞使王廣之襲南兗州刺史南兗州時安陸王子敬廣之至歐陽遣部將陳伯之先驅入廣陵自是歐陽為城守要地故又置歐陽戍焉

寰宇記云晉書太元十年太傅謝安鎮廣陵於城東北二十里築壘名曰新城城北二十里築堰名邵伯埭蓋安新築後人追思安德比于邵伯因以立名此邵伯立

埭之始

太平御覽引晉中興書曰謝安築埭於新城北百姓賴之故名召伯埭

按通鑑安出鎮廣陵之步邱築壘曰新城是新城即

步邱也謝靈運之祖元為太傅兄子其撰西征賦云

造步邱而長想欽太傅之遺武

步邱各本訛作步兵今訂正

思嘉

遜之餘風紹素履之落緒民志應而願稅國屯難而

思撫按安於新城北設埭埭即堰也安築埭以堰水

兼收其入此賦正敘築壘設埭之事蓋自穆帝永和

中江都水斷其水上承歐陽埭引江入埭地勢南高

北下水易下洩故安又于步邱之北築埭以蓄水也

夢溪筆談謂淮南漕渠築埭以蓄水不知始何時舊傳召伯埭謝安所為按李翱來南錄唐時猶是流水

不應謝公時已作此埭案沈說誤矣据靈運賦知埭為謝安所作無疑習之來南錄明言邵伯以北逾流過邵伯水乃平是明有埭以蓄水御覽引述征記曰秦梁埭到邵伯埭二十里召伯埭到三救埭十五里三救埭到鏡梁埭十五里是顏真卿與蔡明遠帖云召伯上下置埭非一處矣

竟達命於秦淮之上又隨我於邗溝之東追攀不疲

以至邵伯南埭梁肅通愛敬陂水門記過茱萸灣北

至邵伯堰湯湯渙渙無隘滯之患宋史王臻傳真宗

時為淮南轉運副使時發運使賈宗建議濬淮南漕

渠廢諸堰臻言揚州召伯堰實謝安為之人思其功

以此召伯不可廢也濬渠亦無所益召為三司度支

判官而發運司卒濬渠以通漕是時雖濬漕渠尚未廢召伯堰鍾離

瑾傳神宗熙寧中為江淮制置發運使殿直王乙者

請自揚州召伯埭東至瓜州浚河百二十里以廢二

埭邵伯去瓜州九十里言百二十里誤詔瑾規度以工大不可就止置

牐召伯埭旁人以為利此廢埭為牐之始是年又浚

淮南運河自召伯至儀徵十四節王乙本欲廢二埭謂廢召伯瓜州二

埭改為二閘也以閘功大僅改召伯埭為閘瓜州埭未廢云置閘埭旁則閘立而埭廢矣蓋閘能啓閉與

埭不同既已置閘必不用埭焦循北湖小明史永樂志泥于埭旁置閘謂雖置閘而埭在非也

十四年五月脩揚州府邵伯鎮上下二牐是明初召

伯猶有牐也甘泉縣續志邵伯上下閘洪武初建邵伯小壩邵伯壩在邵伯下閘口西岸洪

武七年壩官成景仁建正統二年揚州府奏邵伯鎮二閘一壩

各設官吏人夫以防高郵湖水泛溢今湖水既平往來無虞乞裁其半十一年巡按御史奏揚州邵伯閘壩舊以築隄恐淺水利而設今隄已完其閘壩亦皆不用其所設官吏人夫皆冗濫乞減省之自是邵伯始廢壩不用矣焦氏循北湖小志云今之召伯鎮非古之召伯埭王乙言召埭東沿河百二十里至瓜洲則當時埭在運河之西橫隔水中故有剝卸之煩且今召伯鎮至瓜洲止九十里乙云一百二十里則召埭必非召鎮鎮當新城之東而召伯湖在鎮北二十里湖名召伯必召埭之所在竊疑湯家絆橫亘東西

實界南北古之召埭或設於此按焦氏以王乙謂召

伯至瓜州一百二十里遂謂召埭必非今之召鎮其

說非也李習之來南錄云壬戌至楚州丁卯至揚州

下又云自洛州下黃河汴梁過淮至淮陰一千八百

里有三十里順流由洛入淮皆北高南下故言順流自淮陰至邵伯三

百有五十里由淮陰至邵伯皆南高北下故言逆流自邵伯至江

九十里自潤州至杭州八百里渠有高下水皆不流

謂自邵伯至瓜州渡江至杭州水皆不流邵伯至瓜州亦南高北下言不流者有埭以堰水也習之

唐人其來南錄中皆身所親歷而言自邵伯至江九

十里與今邵伯至瓜州之里數適合不得謂今之召

鎮非古之邵埭矣

隋書文帝紀開皇七年夏四月於揚州開山陽瀆以通

運通鑑煬帝大業元年發淮南民十餘萬開邗溝自山

陽至揚子入江

胡三省注揚子今真州

渠廣四十步渠旁皆築御

道樹以柳此邗溝由江都茱萸灣入高郵樊汊以達於

淮之始

按晉宋以及隋開皇前由淮達江皆由寶應白馬湖

高郵樊良湖至廣陵入江陳宣帝太建五年北伐

太建

十三年隋已受周禪改元開皇太建五年下距開皇七年纔十五年

徐敬成爲都督乘

金翅自毆陽引埭上泝由廣陵自樊良湖下淮是開

皇以前尚由廣陵自樊良湖下淮也開皇七年於揚

州開山陽瀆以通運則不復由樊良湖矣嘉慶揚州

志於江都茱萸灣

卽灣頭

云在城東北二十里於山陽

溝云在城東北三十里一名山洋濁又名山陽瀆隋

文帝開皇七年揚州開山陽瀆以通漕卽此於山洋

河云在城東北六十里瀕宜陵鎮一名山陽河南接

江湖北至樊汊達高郵界於高郵山陽河云在州東

四十五里南通樊汊鎮接江都山陽河界北至三塚

橋子口入射陽湖

按射陽湖在寶應縣東六十里高郵山陽河不能徑達射陽湖也志

言其略耳萬歷寶應志射陽北廠南廠在縣東三阿鄉東

至三王河

即三王溝

西至山陽河是寶應亦有山陽河矣

三王溝在縣東六十里西北通廣洋湖東北入射陽

湖山陽河在三王河之東去射陽不甚遠高郵山陽

河北至三垛橋口必由寶應之山陽河而後達射陽

也隋文帝於揚州開山陽瀆蓋由茱萸灣至宜陵鎮

達樊汊入高郵寶應山陽河以達於射陽先是邗溝

運道由灣頭至邵伯故必由高郵之樊良湖隋文開

山陽瀆由灣頭至宜陵樊汊則不復由召伯樊良矣

自陳太建五年以至開皇七年為時甚近其由樊良

達白馬之道未應遽塞而隋文帝必開宜陵之山陽

河者隋未平陳以前與陳畫江而守開皇元年文帝

陰有并江南之志以賀若弼為吳州總管

吳州總管治廣陵

委以平陳之事弼獻取陳十策史稱弼以老馬多買

陳船而匿之買弊船五六十艘置于瀆內陳人覘之

以為中國無船即祕策之一其開宜陵之山陽河由

襄河以達射陽不復由從前之運道亦恐陳人覘之

也然宜陵之山陽河亦不自隋始寰宇記云廣陵茱

萸溝

即茱萸灣

在縣東北二十里

府志云在城東北二十里寰宇記云十里據廣

陵舊縣而言

西從合瀆渠東過茱萸埭七十里

即宜陵之山陽河府

志云在城東北六十里

至岱石湖入西四里對張網溝入海陵



縣界阮昇之記云吳王濞開此溝通運至海陵倉是宜陵之山陽河吳王濞時已開通專以運鹽非南北通行之路隋文帝始由此道入樊汜以通往來煬帝又開廣之胡三省於通鑑開皇開山陽瀆注云春秋吳城邗溝通江淮注云春秋吳城邗溝通江深廣之耳於大業開邗溝注云春秋吳城邗溝通江淮此亦因故道也寰宇記淮陰縣山陽瀆即古之邗溝舊水道屈曲多設梁堦隋文帝重加脩掘通利焉是皆謂隋所開之山陽瀆為吳邗溝之故道然自隋以前皆由灣頭徑至召伯不由宜陵樊汜則不得謂

隋所開之道與舊道無殊也惟所開之渠易淤開皇

七年既開茱萸灣矣仁壽四年復開此以通漕方輿紀要

引元和郡縣志則是旋開旋淤也江都縣續志引費錫璜山陽河記云宜陵直北有河

達于淮陰之山陽隋皇甫議所開也河干有渴潮廟海潮至此每反流故名渴潮也隋書謂於

揚州開山陽瀆則山陽瀆在揚州可知通鑑謂開邗

溝自山陽至揚子則自山陽以至揚子皆謂之邗溝

可知蓋運道雖有改易而其首受邗溝之水則同邗

溝之名其來既久即山陽瀆之名亦不起於隋代通

鑑黃初六年帝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尚書蔣濟表

言水道難通濟作三州論以帝不從冬十月如廣陵

故城臨江觀兵吳人嚴兵固守時天寒冰舟不得入  
 江帝見波濤洶湧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遂  
 歸孫韶遣將高壽等帥敢死之士五百人於徑路夜  
 要帝帝大驚壽等獲副車羽蓋以還於是戰船數千  
 皆滯不得行議者欲就留兵屯田蔣濟以為東近湖  
 北臨淮若水盛時賊易為寇不可安屯車駕即發還  
 到精湖水稍盡盡留船付濟船連延在數百里中濟  
 更鑿地作四五道蹠船令聚豫作土豚胡注目錄作土陸廣韻作  
土埤注云以草裹土築城及鎮水也過斷湖水皆引後船一時開過入  
 淮中乃得還七年春帝還洛陽謂蔣濟曰事不可不

曉吾前決謂分半燒船於山陽湖中

蔣濟傳作山陽池卿於

後致之略與吾俱至譙按山陽池即山陽瀆也精湖

即津湖在寶應縣南六十里

方輿紀要津湖在寶應縣南六十里即精湖魏

文帝滯船處一名界首湖接高郵界魏文帝自廣陵還至

精湖滯不得行是由南而北非由北而南也云水稍

盡盡留船付濟者謂車駕先發船盡付濟云吾前決

謂分半燒船於山陽湖中者此既到洛陽之後追敘

精湖未發以前謂水淺難行恐舟不能盡還留船恐

資敵用故欲分半燒船於山陽湖中也此山陽湖總

在津湖以南高郵邵伯一路其時山陽郡縣未立不

得謂山陽湖在今之山陽縣也精湖在寶應縣南六  
 十里若山陽湖在今之山陽縣通鑑明言還到津湖  
 水稍盡既渡津湖又何必燒船於山陽湖耶胡三省  
 注謂精湖在山陽即今楚州山陽縣非也按楚州有  
 山陽浦山陽口水經注言中瀆水逕山陽城西即射  
 陽故城下文又云又東過山陽浦又東過山陽口淮  
 安府志柳浦灣即古山陽灣一名山陽渡一名山陽  
 津勢最湍急府東北四十里此地去淮甚近若魏船  
 已到山陽浦更不必燒船矣且精湖在寶應山陽縣  
 又無精湖胡氏望文生訓未足據也顧炎武郡國利

病書卷二十六魏與吳戰不克而還帝到精湖即山

陽湖也又名精湖又名津湖又云山陽縣津湖即西

湖在西城是又以精湖即山陽湖閣若璩亦同其說

則又沿胡注之誤而又甚焉者也劉寶楠寶應圖經云潛邱劄記謂山

陽池即精湖按蔣濟傳上言精湖下言山陽池異地殊名大書區別通鑑改池為湖池湖一也船半在精

湖半在山陽池故魏文欲分半燒船濟蹠船令聚若是一地何言分半何言蹠聚水經注永和陳敏穿

樊良湖北口下注精湖方輿紀要樊良湖在高郵州西北五十里津湖在寶應縣南六十里若津湖遠在

山陽去樊良湖百數十里何由注之郡國利病書卷二十六帝與吳戰不克而還帝到精湖即山陽湖也

又云自白馬湖而北穿河行舟至淮城之西南泛津湖抵板闌卷二十八寶應縣津湖縣治南六十里魏

書作津湖文帝伐吳滯舟處顧氏雜錄方志以成斯書精駿互見即一津湖一在山陽一在寶應迄無定

說且其言云自白馬湖而北至淮城之西南泛津湖案水經注穿樊良湖北口下注津湖津湖與樊良湖相連則近在白馬湖南而顧氏謂遠在白馬湖北通直以山陽城西之管家湖當之其誤不可勝言

鑑上文云還至津湖下文云欲分半燒船於山陽湖中則津湖與山陽湖判然不同顧氏又謂自白馬湖而北穿河行舟至淮城之西南泛津湖至板閘按陳登鑿白馬湖之後由南至北之路既至白馬必貫射陽不能徑達今之山陽縣也且平江伯未開新河之前運道皆繞淮城以東不經淮城以西

淮安府志山陽縣北五里之北神堰即古末口故時漕運皆由此入今由淮安城西而城東入淮之故道廢明陳瑄開管家湖新河與清河入口相直即今日由城西入淮之道也

何論漢魏以前之水道與今

迥不相同耶且地志各書亦無以淮安之西湖為津湖者顧氏誤以山陽湖在今之山陽遂至一誤再誤耳山陽郡縣義熙始立建安二年陳登為廣陵太守五年登移治射陽其時以山陽不通鑿白馬瀨此山陽指射陽湖以南魏文帝還至津湖水淺不得渡欲焚舟於山陽池中此山陽指津湖以南建安二年下距義熙九年凡二百十五年而已有山陽之名則建安黃初之山陽斷不在今之山陽縣可知蓋邗溝與山陽瀆俱為大名自廣陵至淮皆得稱之其來已久建安黃初已有山陽之號亦不以隋文開山陽瀆而

邗溝始亦號山陽也程大昌云邗溝南起江而北通射陽湖以抵末口入淮者吳故渠也隋開皇七年開山陽瀆以通漕運比射陽末口則為西矣按末口即北神堰至明平江伯改新河而北神堰始廢程氏謂隋開山陽瀆比末口則為西其說殊無據閻氏若璩四書釋地云左傳吳城邗溝通江淮杜注明謂于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入淮乃引江達淮與孟子排淮入江者不合直至隋文帝開山陽瀆煬帝開邗溝皆自山陽至揚子入江水流與前相反蓋孟子後九百餘歲其言始驗按隋開山陽瀆

邗溝亦不過開使深廣廣謂淮水可以入江淮安府志云宋向子諲言運河高江淮數丈則知明以前不獨江不能直達淮淮亦不能直達江也中間數百里藉以濟運者在揚乃太子港勾城湖愛敬陂七里港高郵湖之水在淮乃射陽湖白馬湖射陽白馬二湖淮安府志以為在山陽寶應二縣界管家湖諸水故歷代皆有堰牐蓄水堰牐廢則走水乾涸至黃奪淮後湖身淤墊淮始高而運河卑淮乃入江昔人多謂隋大業開邗溝通入江其實不然是已知閻說之謬矣

舊唐書齊澣傳開元二十五年遷潤州刺史充江南東

道採訪處置使潤州北界隔吳

吳指揚州後周改南兗州為吳州隋改吳州為

揚州全唐文載濬請開伊婁河原奏云潤州北界隔江為限

江至瓜步沙尾紆匯六

十里船繞瓜步多為風濤之所漂損濬乃移其漕路于

京口塘下直渡江二十里又開伊婁河二十五里即達

揚子縣

新唐書無縣字

自是免漂損之災歲減腳錢數十萬又

立伊婁埭官收其課迄利濟焉此邗溝運道由瓜洲入

運之始

按方輿紀要江都伊婁河在府南二十里揚子鎮揚

子橋在府南二十里揚子江在府南四十里由六合

縣經儀徵縣至瓜州鎮揚子廢縣在儀徵縣東南十

五里嘉慶新志江都揚子鎮即古揚子津舊以為即

古揚子縣非也

江都續志說同

宋元以橋名今以鎮名

元豐九城

志江都有揚子板橋大儀灣頭邵伯宜陵瓜洲七鎮則揚子以鎮名久矣

在府南十五里

又云揚子津在府城南十五里即揚子橋一名揚子

渡又名揚子鎮又古蹟儀徵揚子廢縣引輿地紀勝

云在縣南十五里善應鄉是皆以古揚子縣去儀徵

近去江都遠按唐高宗永淳元年始置揚子縣南唐

改揚子為永貞仍唐舊治太平寰宇記云建安軍本

揚州白沙鎮地偽吳改為迎鑾鎮是揚州大江入京

口之岸建隆三年升為建安軍雍熙三年仍割揚州

之永貞縣以屬焉又云永貞縣在建安軍西北五十  
 五里本漢江都縣地舊揚子鎮城唐高宗廢鎮置縣  
 因鎮為名廣陵監丹陽監並置在縣郭每歲鹽鐵使  
 鑄錢一萬一千餘貫李昇偽命改為永貞縣元豐九  
 域志云雍熙二年以揚州永貞縣隸建安軍升為永  
 貞縣為揚子又云大中祥符六年建安軍升為眞州  
 治揚子縣是時揚子縣始附眞州郭儀徵縣志宋眞州圖揚子與眞州同治是也宋之眞州即  
今之儀徵縣治元史至元二十八年移揚子縣治新城方輿  
 紀要以揚子廢縣在儀徵縣東南十五里蓋指元時  
 所立之縣然新城在縣東十里而云在縣東南十五

里非也輿地紀勝謂在縣南十五里善應鄉九誤善應

鄉在江都縣唐之揚子縣治自當從寰宇記樂史太宗時

人去南唐未遠所言當得其實其時建安軍尙未升

眞州永貞縣亦未改為揚子其永貞縣治仍唐揚子

舊治也樂史謂永貞縣在建安軍西北五十五里西

字誤當云東北何以知其然也寰宇記永貞縣下云

銅山小銅山竝在縣西北八十里是永貞縣在銅山

東南按江南通志云大銅山小銅山在儀徵縣西北

二十五里嘉慶新志及儀徵舊志竝云大銅山在縣

西北二十五里小銅山在大銅山東與相連接是大

小銅山在今儀徵縣治西北二十五里今縣治即宋真州治若

永貞縣在真州西北五十五里而銅山又在永貞縣

西北八十里則銅山宜在今縣治西北一百三十五

里夫水或有時變遷山則無時改易今之銅山實在

縣治西北二十五里而寰宇記云銅山在永貞縣西

北八十里則永貞縣必在銅山之東南以銅山之所

在定永貞之所在則永貞當在真州東北不當在真

州西北况宋江都縣有永貞鄉明江都縣有新永貞

沙舊永貞沙俱見府志足知南唐之永貞在今江都境也

今之儀徵縣治在府城西七十里唐之揚子縣治在

今縣治東北五十五里則去今揚子橋不遠儀徵舊

志云唐析揚子鎮為縣距潤州不三二十里固今新

城以東瓜渚以西境也遠莫可覈然今揚子橋尚去

府甚近可以求其故矣唐書齊澣傳開伊婁河二十

五里即達揚子縣足以明唐之揚子縣境去今府城

不遠也然伊婁河未開之先揚子橋以南實不通舟

楫唐武德二年詔以隋右衛將軍江都太守陳稜為

揚州總管大業元年置江都郡八月李子通攻稜圍急稜送質

求救於沈法興杜伏威伏威自將屯清流法興遣其

子綸將兵屯揚子以救稜相去數十里子通納言毛



文深獻策募江南人詐為綸兵夜襲伏威營伏威怒遣兵襲綸由是兩軍相疑莫敢先進子通得盡銳攻江都克之方輿紀要以此事載於江都揚子橋下而云清流縣蓋在府城西南是未知清流的在何所也胡三省通鑑注云清流今滁州縣治清流縣太平寰宇記滁州今理清流縣梁大同三年立為南譙州隋開皇九年改南譙州為滁州煬帝初州廢其地併入江都為清流縣因清流水為名清流水南自全椒縣界流入伏威所屯之清流其為滁州無疑唐書言杜伏威屯清流沈綸屯揚子相去數十里則揚子去滁州不遠

州不遠

元豐九域志云真州西至本州界一百二十里自界首至滁州八十里儀徵縣志有滁河口在縣南三里是揚子去滁河不遠也

方輿紀要以沈綸所屯之揚子

為今之揚子橋因竝以清流在府城西南誤矣寰宇

記又云滁河在清流縣東三里自廬州慎縣來東南

流入六合至瓜步入大江蓋清流六合揚子三縣接

壤故揚子去清流不過數十里決非今之揚子橋可

知唐高宗未立縣之先史所稱揚子者皆揚子津也

揚子津即揚子江津以濟渡處言方輿紀要引舊圖

經云揚子江自黃天蕩西牛步沙與建康為界絲瓜

步下小帆山經儀徵境內東下至鐵丁港鵝翎蕪與

鎮江分界東北趨江都逕通州入海所謂揚子江也  
 江南通志江寧府大江條下引金陵志云府城在大  
 江東南自府西南一百十里之慈姥山至府東北之  
 下蜀岡凡二百餘里一名揚子江又鎮江府大江條  
 下云在府治西北六里即揚子江也揚州府大江條  
 下云在府南四十里西南由六合縣小帆山入儀徵  
 境過江都東至泰興西界江寧南界鎮江即揚子江  
 也是大江北岸六合儀徵等處南岸京口等處皆名  
 揚子江惟儀徵渡江之處名揚子津隋開皇十年陳  
 之故境皆反命楊素討之素帥舟師自揚子津入擊

破賊帥朱莫間於京口

胡三省通鑑注揚子津在今真州揚子縣南

大業

七年帝升釣臺臨揚子津十月餘杭賊劉元進攻延  
 陵帝遣吐萬緒魚俱羅率兵討之至揚子津元進自

茅浦將渡江緒等擊走之因濟江背水為柵

此非古之延陵

也晉太康二年分曲阿之延陵鄉置延陵縣隋移治丹徒

武德六年輔公祏反七

年河南安撫大使任瓌拔揚子城

蓋立城砦以守非縣城也

廣陵

城主龍龕降此皆在高宗未析置揚子縣以前凡言  
 揚子津者皆儀徵渡江處也蓋自晉永和中江都水  
 斷其水上承歐陽引江入埭凡至廣陵者皆由瓜步

渡江趨建康由揚子津渡江趨京口宋文帝元嘉二

十七年魏主燾南伐帝遣人逾燒廣陵城府船乘使

廣陵太守劉懷之率人民渡江燾至瓜步壞民屋宇

及伐蒹葦于淖口造筏筏聲欲渡江內外戒嚴燾掠

民戶燒邑屋而去帝使沈慶之自彭城徙流民數千

家於瓜步明 泰始二年薛安都據彭城應晉安王

子勛安都從 不見自建康攜安都諸子及家累席

卷北奔安都遣數百人至瓜步迎接此皆由瓜步趨

建康者若楊素自揚子津擊破賊帥朱莫問於京口

吐萬緒自揚子津討劉元進於延陵皆由揚子趨京

口者是伊婁河未開以前凡渡江者皆由六合之瓜

步儀徵之揚子津也方輿紀要謂往時京口與揚子

橋對岸按唐梁肅通愛敬陂水門記云當開元以前

京江岸於揚子海潮內於邗溝所謂揚子者亦指揚

子津而言非謂今之揚子橋也 與京口對岸非止一處宋武帝永初三年

檀道濟為南兗州刺史鎮廣陵土甚平曠刺史每以

秋月多出海陵觀濤與京口對岸江之壯闊處也是

海陵亦與京口對岸非若開元以前揚子橋與京口

僅瓜洲與京口對岸也

對岸徑從揚子橋渡江可也何必繞六合之瓜步耶

蓋開元以前凡渡江者皆由瓜步及揚子不由瓜洲

即間有由瓜洲者亦由陸道至瓜洲始行渡江劉長

卿開元時人有瓜州道中途李端公南渡後歸揚州

道中詩片帆何處去匹馬獨歸遲是知齊澣未開伊  
 婁河之先瓜洲不通舟楫也開元以後始有由瓜洲  
 伊婁河者唐書肅宗至德元載以高適為廣陵大都  
 督府長史時永王璘鎮江陵將謀窺江左引兵東下  
 遣其將季廣琛襲李成式於廣陵璘至當塗成式遣  
 李承慶拒之時李銑在廣陵城中麾下騎一百八  
 十遂率所領屯于揚子成式使裴茂以廣陵步卒三  
 千同拒於瓜步洲伊婁埭會李承慶迎降于璘璘又  
 殺丹徒太守闞敬之以徇江左大震裴茂至瓜步洲  
 廣張旗幟列於江津璘登潤州城望之始有懼色按

李銑屯于揚子防其由儀徵渡江也

胡三省通鑑注以銑屯兵之揚

子即宋真州治所亦非

裴茂屯於伊婁埭防其由瓜洲渡江也

揚子與伊婁必非一處上文言成式使裴茂以廣陵

步卒同拒於瓜步洲伊婁埭下文言裴茂至瓜步洲

不復言伊婁埭則伊婁埭即在瓜步洲

六合有瓜步山在六合縣

東南二十里儀徵有瓜步渡在儀徵縣西南四十里與六合接界史單言瓜步者皆瓜步山即瓜步渡也此言瓜步洲即今之瓜州方輿紀要瓜州城在府城南四十里或謂之瓜埠洲亦曰瓜洲步唐開元十四年潤州大風從東北海濤奔上齊澣開伊婁河二十

五里以達揚子而所設之埭必在瓜洲入口處

埭以堰水

防河水之洩江宋王令左班殿直袁康墓誌銘云君

揚州水道記

卷一

三

欲算過齊校刊

諱康家世懷寧仕於淮南發運司積十五年而得三班借職監瓜州堰遷三班殿直遂占籍為揚子人家伊婁河上此伊婁埭在瓜洲之明證也方輿紀要以伊婁埭亦在揚子橋誤矣李白瓜洲新河餞族叔舍人賁詩云齊公鑿新河萬古流不絕豐功利生人天地同朽滅兩橋對雙閣芳樹有行列愛此如甘棠誰云敢攀折吳關倚此固天險自茲設海水落斗門潮平見沙沈是瓜洲新河有兩橋雙閣又有斗門斗門在埭旁以通江潮埭必不在揚子橋也李銑屯揚子裴茂屯伊婁埭若銑所屯者為揚子橋則伊婁埭既

已屯兵揚子橋無所用其防守故知銑所屯兵之揚

子為儀徵之揚子津也又案肅宗上元元年劉展叛

引兵入揚子李暉開北固為兵場插木以塞江口展

軍於白沙

方輿紀要白沙鎮在儀徵縣南濱江即白沙洲也舊為戍守要地南齊建武初魏人

入寇詔于白沙分置一軍長蘆分置三軍設疑兵於瓜洲多張火鼓若將

趨北固者暉悉銳兵守京口以待之展乃自上流濟

襲下蜀

胡三省通鑑注此由白沙濟江也江南通志下蜀渡句容縣北七十里

暉軍聞

之皆潰旬日間陷潤昇宣蘇等州詔田神功擊展展

獨與一騎亾渡江神功先遣范知新等自白沙濟西

趨下蜀鄧景山自海陵濟東趨常州神功與邢延恩

軍於瓜洲壬子濟江展陳於蒜山神功以舟載兵趨金山會大風五舟飄抵金山下展屠其二舟沈其三舟神功不得渡還軍瓜洲而范知新等兵已至下蜀展擊之不勝賈隱林斬之餘黨皆降是亦分兩路進兵一由瓜洲一由白沙也宋高宗建炎三年帝在揚州內侍報金兵至帝被甲馳至瓜洲渡江至鎮江是日金兵過揚子橋遊騎至瓜洲揚子橋之名始見於此以前史所稱揚子皆非揚子橋也齊澣開伊婁河時為潤州刺史故伊婁埭雖設於揚州而權稅之事則仍屬潤州唐書張延賞傳大歷三年為淮南節度

瓜步舟艦所湊而遙繫潤州

此瓜步即指瓜步洲之伊婁埭言

延賞

請度屬揚州由是行者無壅滯至是之後伊婁埭始改隸揚州方澣之開伊婁河為浙東西諸郡漕運計也先是浙東西漕船由鎮江運河出口不能徑達揚州先逾流西上迂繞瓜步始得達澣開伊婁河二十五里即達揚子縣

此謂揚子縣境非謂揚子縣治也永淳元年分江都縣置揚子縣自

揚子橋以西皆隸揚子縣矣

其餘上江諸郡漕船仍由儀徵進口

唐陳鴻廬州同食館記先時郡米數萬石輸揚州軸轆相繼出巢湖入大江歲為風波沈溺者半迺于湖東北岸橐皋里作廩廩三十九間州東二邑人米輸

於此由申港出新婦江至白沙是上江漕船入儀徵  
運河不入瓜洲後代蘇松常鎮嘉湖等郡漕船入瓜  
洲口江廣漕船入儀徵口此其權輿矣又按隋開山  
陽瀆由宜陵高郵寶應之山陽河不由邵伯唐則仍  
由邵伯顏真卿與蔡明遠帖云追攀不疲以至邵伯  
南埭李翱來南錄有自邵伯至江之語劉長卿有赴  
楚州次白田阻淺詩白田在寶應縣南十里其北有  
清水湖則唐之運道仍由邵伯高郵寶應湖與隋未  
改道以前同

新唐書地理志云江都有愛敬陂水門貞元四年節度  
使杜亞自江都西循蜀岡之右引陂趨城隅以通漕漑  
夾陂田又杜亞傳興元初拜淮南節度使至則治漕渠  
引湖陂築防庸入之渠以通大舟夾隄高卽田因得漑  
灌此邗溝運河借塘水濟運之始

按新唐書李襲譽傳擢累大都督長史揚州江吳大  
都會俗喜商賈不事農襲譽乃引雷陂水又築勾城  
塘漑田八百餘頃百姓獲其利又新唐書地理志江  
都東十一里有雷塘貞觀十八年長史李襲譽引渠  
又築勾城塘以漑田八百頃是時江南之漕無多襲  
譽所引之渠與所築之塘專以漑田非以濟運新唐

書食貨志唐都長安而關中號稱沃野然其土地狹  
不足以給京師備水旱故常轉漕東南之粟高祖太  
宗之時用物有節而易贍水陸漕運歲不過二十萬  
石故漕米減自高宗以後歲益增多而功利繁興民  
亦罹其弊矣開元十八年裴耀卿條上便宜曰江南  
戶口多而無征防之役然送租庸調物以歲二月上  
道至揚州入斗門卽逢水淺已有阻礙須留一月已  
上至四月以後始度淮入汴多屬汴河乾淺請于河  
口置倉使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洛口  
耀卿言二月上道至揚州入斗門卽逢水淺是開元

時揚州運河已苦水淺也食貨志又云肅宗末年史  
朝義兵分出宋州淮運于是阻絕江淮粟帛由襄漢  
越商於以輸京師代宗廣德二年以劉晏領東都河  
南淮西江南東西轉運租庸鹽鐵使凡漕事亦皆決  
于晏晏卽鹽利僱傭分夫督之隨江汴河渭所宜故  
時轉運船由潤州陸運至揚子斗米費錢十九晏命  
囊米而載以舟減錢十五由揚州距河陰斗米費錢  
百二十晏爲歇艍支江船每船受千斛十船爲綱每  
綱三百人篙工五十人自揚州遣將部送河陰江船  
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州



此揚州有轉般倉之始宋因之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

渭船之運入太倉歲轉粟百一十萬石無升斗溺者

是代宗廣德時揚州運河水淺已立轉般之法舊唐

書杜亞傳貞元四年揚州官河填淤漕輓湮塞又僑

寄衣冠及工商等多侵衢造宅行旅擁滯亞乃開拓

疏通公私悅賴新唐書食貨志云杜亞濬渠蜀岡疏

勾城湖即勾城塘愛敬陂起隄貫城以通大舟權德輿杜亞神道碑

銘云乃醜二浸於蜀岡之西梁肅為杜亞作通愛敬

陂水門記云歲在戊辰戊辰為貞元四年揚州牧杜公命新

作西門所以通水庸致人利也又云驗圖考地謀新

革故相川原度水勢自江都而西循蜀岡之右得其

浸曰勾城湖又得其浸曰愛敬陂方圓百里支輔四

集盈而不流決而可注圖以上聞乃召工徒修利舊

防節以斗門醜為長源直截城隅以灌河渠水無羨

溢道不迴遠舊傳言僑寄衣冠及工商等多侵衢造

宅此指蜀岡下江都城內漕河而言唐江都縣治在雷塘西十一里

兩岸為民居所佔故河益填淤食貨志言濬渠蜀岡

者亦指城內漕河而言云疏勾城湖愛敬陂起隄貫

城以通大舟梁肅記言新作西門引二渠直截城隅

是由陳登勾城二塘起隄數十里貫江都西門城內

漕河與今運河形勢迥別嘉慶新志陳公塘在儀徵縣東北三十里勾城塘在儀徵縣東北四十里與甘泉接界其水南流至烏塔溝入運雷塘在城西北十五里上塘長廣共六里餘下塘長廣共七里餘小新塘接連上雷塘東西闊一百丈南北長一百七十丈其水注上雷塘轉入下雷塘由槐子河東流入官河長廣共二里餘江都志云上雷下雷小新勾城四塘皆隸江都時未分設甘泉惟陳公塘隸儀徵縣按唐書食貨志云疏勾城湖愛敬陂梁肅杜亞神道碑云醜二浸於蜀岡之西是以勾城湖愛敬陂為二處愛敬陂即

陳公塘儀徵舊志於陳公塘下引元和郡縣志云百姓受塘利更塘為陂名其陂曰愛敬陂是以愛敬陂專指為陳公塘其實五塘皆陳登所築五塘皆名為愛敬陂杜亞引勾城陳公二塘而梁肅作記統名為通愛敬陂水門是勾城塘亦得名愛敬陂也太平寰宇記云江都縣愛敬陂在縣西十五里此据唐江都舊治言漢陳登為廣陵太守初開此百姓愛而敬之因以為名亦號陳登塘是亦不專指去儀徵三十里之陳公塘也汪氏中廣陵通典云登於城西濬上雷下雷小新勾城陳公五塘四境沾溉歲用豐稔民呼為愛敬陂

是也揚州五塘陳公塘最大勾城塘次之儀徵舊志云陳公塘周紆九十餘里勾城塘東西闊三百五十五丈南北長一千一百六十餘丈是此二塘最大故可藉以濟運宋孝宗淳熙九年錢冲之修陳公塘奏曰大中祥符間江淮發運置司真州歲藉此塘灌注長河流通漕運其塘四周百里東西北倚山爲岸其南帶東則係前人築壘成隄以受啓閉廢壞歲久見有古來基址可以修築楚州參軍李孟傳爲之記曰真州揚子縣有塘曰陳公漢建安中廣陵太守陳登之所鑿周廣九十餘里西南所至全隸揚子惟東北接

揚之江都者僅十之二倚山爲形獨一面爲隄以受啓閉凡八百九十餘丈岡勢峻昂環汊三十有六畢匯于此故停漫涵蓄爲利不貲異時公私取給纔下其尺寸則已贍足明盛儀五塘定議曰宋靖康時詔淮南運使陳邁引勾城陳公兩塘達于河渠元人海運疏于漕河然至元十八年猶造閘于上雷塘者蓋漕河非塘水則南北不通故也洪武八年開平王北征按開平王卒於洪武二年句疑誤軍需器械船至灣頭河淺不能

前進奏開四塘下水三尺五寸官河增水二尺六寸一時得濟十四年旱解京御鹽船至灣頭淺攔開塘

放水船始得行是時塘務爲兩淮運司專管永樂二  
年平江伯陳瑄總理漕河全資塘水濟運十五年欽  
取皇木時值淺阻亦開塘下水以濟之時設立塘長  
塘夫常用看守塘內積水常八九尺非遇至旱運河  
淺澀不敢擅放宣德十年奏改五塘屬府專修不意  
是後有倚勢占塘者將塘開之石毀拆移徙以致時  
水暴至不能節制徑入高寶山陽諸湖溢決隄岸東  
方之州縣盡沒而灣頭以南河道淺涸運舟阻滯濬  
亦不通矣潘季馴云某初至時亦嘗銳意求復反覆  
行勘查得勾城陳公二塘地形高阜水俱無源惟藉

雨積小新上下雷二塘受觀音閣後及上方寺後並  
本地高田所下之水而局面窄小蓄水無多故漢唐  
二臣築塘積水以爲溉田之計非以資運也今若慮  
漕渠淺涸借此水以濟之則不宜築塘以障其流縱  
有閘座宜洩無幾且冬春運河水淺彼先涸矣若慮  
河水漲漫借此塘以障則諸水皆從揚儀徑奔出江  
與諸湖了不干涉也張寧議云勾城一塘膏壤凡九  
千六百畝四圍皆山起高可二里許止東南一蹊可  
通烏塔溝入官河且中又無宿水可蓄不過候時雨  
暴集耳夫雨多則田已先潤何藉于塘雨缺塘亦焦

釜民田何賴焉卽如說者有可蓄亦不過灌烏塔兩岸耳其餘固不能以長綆汲而上也以溝岸之田灌溉無幾而先沒九千六百之膏腴孰爲勝算乎上雷下雷大抵若此惟有小新一塘差可蓄水蓋此塘僅二百畝身處其高有漶邏墩之水汨汨不絕穿中而過倘設一減水閘少蓄多洩可以灌數千畝餘故不敢槩論此皆言五塘之不能復者也嘉靖中鄭曉有議變塘田湊築瓜城疏先是仇鸞佔塘爲田及鸞事敗民間各興苟得之心赴府告佃者紛紛是時黃河入運江都運河止患水多無須藉塘濟運故曉欲依時值變賣至是五塘不可復復矣

國朝雍正五年廷臣欲修復五塘勘明塘已爲田雖開無益遂改照地畝升科輸賦蓋近塘之民每每盜開成田勢豪之家往往夤緣討佃亦不自仇鸞始按劉攽爲其兄敞作行狀云至和二年王文安公遷參知政事公有列親嫌求知揚州上許之揚州雷塘卽漢江都之雷陂也舊屬民自唐以來耕種其中往數十歲官取蓄水以備漕運舊田主二十六家皆奪業失職官始議以他田償之竟無與也然塘亦破決不修漕運未嘗賴此發運使因以假揚州種稻而舊田

主二百餘口皆饑寒縣官莫省及公至持太和年契書詣府自訟公卽判還之

見彭城集

馬駙谿谷生傳邗溝

西有漢人舊陂決水種稻歲可得萬石羣赴生日事

主兩郡倅兩倅皆有子從生遊生啓口卽得願奉陂

旁上畝十之六爲生壽是自宋元以來民已佔塘爲

田後更積重難返五塘遂不可復然潘季馴謂五塘

之設專以溉田非以資運則又失之茲故詳敘唐宋

藉塘濟運之事及五塘漸廢之由以著世變焉

新唐書食貨志初揚州疏太子港陳登塘凡三十四陂

以益漕河輒復湮塞淮南節度使杜亞乃濬渠蜀岡疏

勾城湖愛敬陂起隄貫城以通大舟河益庫下走淮夏

則舟不得前節度使李吉甫築平津堰以洩有餘防不

足漕流遂通此邗溝運河有平水堰之始

按食貨志敘李吉甫築平津堰先言揚州疏太子港

陳登塘

俱在儀徵

以益漕河輒復湮塞次言杜亞疏勾城

湖愛敬陂起隄貫城河益庫下走淮則平津堰必在

江都儀徵境內平津堰者平水堰也先是漕河無隄

亞始起隄貫城隄益高故河益庫水無節制開一啓

放水卽下走故揚州之漕河時復湮塞吉甫始廢開

置堰

宋向子諲謂運河高江淮數丈自江至淮凡數百里人力難濬昔唐李吉甫廢牐置堰是吉甫

之前已使漕河之水皆平郡國利病書謂宋平河之

有開矣法放於此

宋真宗天禧二年賈宗毀龍舟新興茱萸三堰鑿近堰漕路以均水勢利病書謂鑿

漕路為減水開蓄水濟漕有餘洩之平水法也五代史周世宗顯德五年上

欲引戰艦自淮入江阻北神堰不能度注云北神鎮

在楚州城北五里吳王夫差溝通江淮于此立堰者

以淮水底低溝水底高防其洩也舟行度堰入淮今

號為平水堰是平水堰施於水中吉甫之平津堰亦

攔河置堰也置堰於河中使上下之水得其平水不

得下走有餘始洩之故謂之平津堰水平則無流李

習之來南錄云自邵伯至江九十里渠有高下水皆

不流渠既有高下而水皆不流者有堰以平之也是

平津堰之置在河中斷無疑義自祝穆方輿勝覽始

誤以平津堰在高郵抄本作平淮堰境內然猶以為

吉甫築以溉田未嘗以為運隄也方輿紀要謂高郵

運河故址即唐李吉甫所築平津堰則又以平津堰

為即今高郵之運河矣明史稿云唐元和中李吉甫

為淮南節度使復大修陂塘築堰于高郵洩有餘防

不足以通利漕運輓旁灌田千餘頃今所謂平津堰

者也云利輓旁是高郵州志謂唐李吉甫慮漕渠庫

下不能居水乃築隄名曰平津堰即官河隄郡國利

病書謂寶應運河隄自黃浦至界首長八十里即唐李吉甫平津堰則又以今之高寶運隄為唐之平津堰推原致誤之由總由於唐書李吉甫傳未加體會致有斯誤按新唐書李吉甫傳元和中為淮南節度使奏蠲逋租數百萬築富人固本二塘謂于高郵築塘以溉田也又云漕渠庫下不能居水乃築隄闕以防不足洩有餘名曰平津堰此又是一事謂揚州漕渠庫下置堰以平水也新唐書地理志高郵有隄塘溉田數千頃元和中節度使李吉甫築亦謂於陂塘築隄非謂運河隄也

今富人固本二塘皆無可考然總在高郵湖西以凡高郵寶應

諸塘皆在湖西也

舊唐書李吉甫傳又於高郵縣

時高郵未升為州

築隄為塘溉田數千頃人受其惠是亦以吉甫所築者塘之隄非運河之隄也唐書所敘吉甫築塘設堰二事至為明晰後人未加詳覈見吉甫於高郵築富人固本二塘以為平津堰在高郵見有築隄之語因以平津堰即高郵運河隄不知唐之漕運高郵寶應一帶皆由湖運實未嘗有湖隄宋史真宗景德三年李溥因高郵軍新開湖水散漫令漕舟東下者載石積為長隄天聖間張綸築漕河隄二百里于高郵北光宗紹熙五年陳損之創立隄堰自揚州江都縣至



楚州淮陰縣三百六十里於是始有西隄安得以唐之平津堰爲卽今之運河隄乎劉寶楠寶應圖經謂平津堰乃攔河蓄水以濟漕運當在江都境內非高寶湖隄是也吉甫之作平津堰以平漕河之水亦非止一處觀於喬惟岳謂建安北至淮滙有五堰見宋史喬惟岳傳則唐之置堰必非一處儀徵舊志云堰河在東翼城外與蓮花池通卽今東關裏文山祠前河闊處又云歸水河一名澳河在堰河稍北唐李吉甫廢牖置堰治陂塘洩有餘防不足漕運通流發運使曾孝蘊嚴三日一啓之制復作歸水澳惜水如金是以儀

徵東關之堰河卽唐之平津堰今去古旣遠雖不能確指平津堰的在何所然按食貨志于太子港勾城湖愛敬陂下卽敘平津堰則此堰去勾城湖愛敬陂不遠決非今日之高寶運隄也

又按食貨志云初揚州疏太子港陳登塘凡三十四陂則太子港陳登塘亦在三十四陂之中陂卽塘也陳登塘爲五塘之一旣在三十四陂之內則勾城小新上下雷塘亦必在其中元和申李吉甫於高郵築富人固本二塘則三十六陂矣宋史熙寧九年劉瑾言高郵縣陳公塘可新置濟運按宋錢沖之修陳公

塘奏云其塘四周百里東西北倚山爲岸其南帶東則係前人築壘成隄以受啓閉是其塘最大界遠接乎高郵故劉瑾言高郵縣有陳公塘也李孟傳重修陳公塘記曰岡勢峻昂環汊三十有六畢匯于此故停漫涵蓄爲利不貲利病書言用水宜有節在揚則有陳公塘以收三十六水之利是又以環汊三十六水畢匯于陳公塘祝穆方輿勝覽云江都有三十六陂引王介甫題西太乙宮壁詞三十六陂春水今時代旣遠不能確指三十六陂爲何處然以食貨志所言三十四陂陳登塘居其一可以得其略矣自塘制

失修時水暴至不能節制匯而爲湖蔣之奇題高郵東園詩三十六湖水所瀦其中大者爲五湖以諸湖所受者三十六汊之水故言三十六湖元袁桷過高郵湖詩七十二湖春浪濃亦以高郵諸湖受天長六合七十二澗之水非謂高郵有七十二湖也

舊唐書王播傳播復領鹽鐵轉運使時揚州城內官河水淺遇旱卽滯漕船乃奏自城南閘門西七里港開河東向屈曲取禪智寺橋通舊官河開鑿稍深舟航易濟所開長一十九里新唐書地理志寶曆二年揚州江都漕渠淺輸不及期鹽鐵使王播自七里港引渠東注官

河此邗溝運河由城南引江水濟運漕船不復由城內官河之始

按方輿紀要江都縣七里溝在府東北十里亦曰七

里港從府北

北字誤當作南

閘門外古七里港開河而東雍

正揚州府志云七里港在城南十里一名十里港嘉

慶新志云江都志作東北十里考播傳當誤然揚州

府舊志謂在城南十里者失之唐時城尙在西播傳

之城南乃今城之西南也郡國利病書謂七里港河

在城東北十里其誤與方輿紀要同其謂十里港通

揚子江得之播蓋引江水濟運也利病書又謂七里

港乃唐長慶間節度使王播所開則尤爲謬誤播爲

淮南節度使雖在長慶時而開七里港實在寶曆二

年復領鹽鐵之後唐會要寶曆二年正月鹽鐵使王

播奏揚州城內舊漕河水淺舟船澀滯轉輸不及期

程今從閘門外古七里港開河東向屈曲至禪智寺

橋通舊官河長十九里與新舊唐書合會要言揚州

城內舊漕河水淺舊唐書言揚州城內官河水淺遇

旱卽滯漕船是七里港河未開之先漕船皆由城內

官河行走杜亞貞元四年爲淮南節度使新作西門

疏勾城湖愛敬陂起隄貫城以通大舟是也昔人謂

隋唐舊城風水完聚而勾城上下雷塘迤邐合流脈絡通貫舟楫四達

明張寧開濬揚州而河序文

漕舟藉小新上下

雷塘之水由槐家河淮子河出茱萸灣所謂舊官河也大厯以前江潮至揚州郭無假于塘水濟運李紳入揚州郭詩序云潮水昔通揚州郭內大厯已後潮信不通李頎詩鷓鴣山頭片雨晴揚州郭裏見潮生此可以驗惟其潮信不通故城內官河淤淺杜亞所以疏勾城湖愛敬陂起隄貫城以通大舟也貞元四年至元和三年纔二十年而漕河庫下不能居水李吉甫於是築平津堰以為之節而漕流遂通然食貨

志謂漕益少江淮米至渭橋者纔二十萬斛寶厯

年王播領鹽鐵使上距貞元四年杜亞為節度使時

纔三十九年而城內漕河又苦水淺不得不思變計

此王播所以開七里港河也閘門在唐江都縣城南

韋應物有喜於廣陵拜觀家兄奉送發還池州南出

登閘門詩即此閘門也七里港又在閘門西南通揚

子江播於七里港開河東向屈曲取禪智寺橋通舊

官河出茱萸灣自是漕河始由閘門外不復由城內

舊官河矣方輿紀要禪智寺隋故宮也寺前有橋跨

官河上楊吳時徐知訓與主隆演泛舟濁河繼又賞

花禪智寺濁河即官河矣播傳所謂禪智寺橋即寺

前跨官河上之橋也唐自中葉以後江淮漕米至京

師者纔二十萬斛而江潮不通漕渠屢塞自播開七

里港河之後至文宗開成二年甫經十二年而揚州

運河又竭事見唐書統觀唐代揚州水利惟有築塘以瀦

水開渠以行水設堰以節水其時止患水少不患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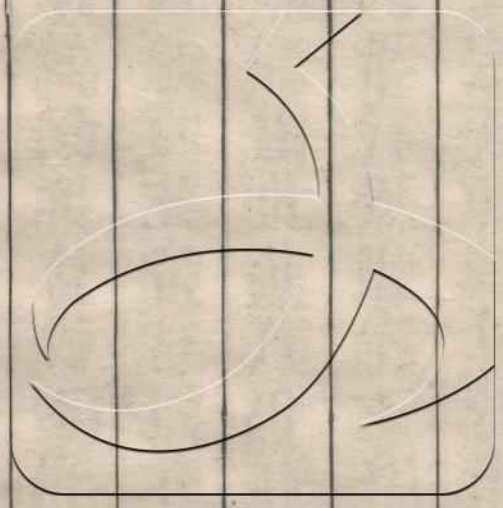
多杜亞所築之隄專為藉塘濟運而設至高寶皆由

湖運無事隄防而志書以揚州運隄始于李吉甫且

謂吉甫之平津堰即江都高寶之運隄胥失之矣陸朝

璣江都縣志平津堰即運河隄又名漕河隄北逕高郵寶應西逕儀徵南逕瓜州紆迴二百餘里其誤與

利病書高郵州志諸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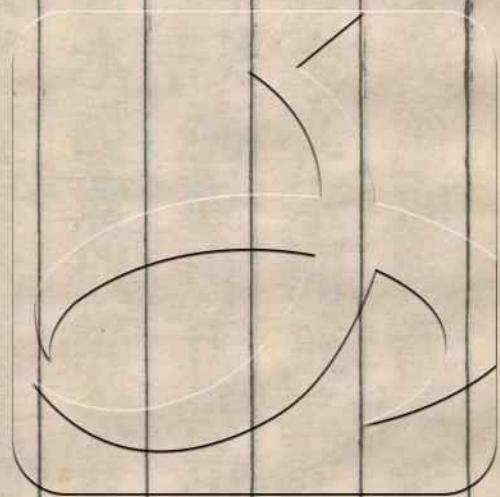
揚州水道記卷一終

受業儀徵吳養源校字

揚州水道記

三

欲寡過齋校刊



揚州水道記

儀徵劉文淇

江都運河

宋史河渠志真宗天禧二年江淮發運使賈宗言諸路  
 歲漕自真揚入淮汴厯堰者五糧載煩於剝卸民力罷  
 於牽挽官私船艦由此速壞今議開揚州古河繞城南  
 接運渠毀龍舟新興茱萸三堰鑿近堰漕路以均水勢  
 歲省官費十數萬功役甚厚明年役既成而水注新河  
 與二堰平漕路無阻公私大便又宋史真宗紀天禧三  
 年六月浚淮南漕渠廢三堰四年春正月丙寅開揚州

運河此揚州運河廢三堰開新河即今城南有運河之

始一賦平暫湖無則公孫大尉又宋史真宗天禧二

案宋史喬惟岳傳太平興國中為淮南轉運副使遷

右補闕進為使淮河西流三十里曰山陽灣水勢湍

悍運舟多覆溺惟岳規度開故沙河自末口至淮陰

磨盤口凡四十里又建安北至淮滢李燾長編太祖

鑿鎮為總五堰運舟所至十經上下謂過其重載者

皆卸糧而過舟時壞失糧綱卒緣此為姦潛有侵盜

惟岳始命創二斗門於西河第三堰二門相距踰五

十步覆以廈屋設懸門積水俟潮平乃洩之建橫橋

岸上築土累石以牢其址自是弊盡革而運舟往來

無滯矣五堰未詳其名然上文云自末口至淮陰磨

盤口凡四十里下云建安北至淮滢總五堰則五堰

在建安之北淮滢之南賈宗謂自真揚至淮汴歷堰

者五即指此五堰而言下文言毀龍舟新興茱萸三

堰即惟岳傳所言五堰之三堰也其餘二堰或以為

即北神召伯案北神堰在山陽五代史周世宗紀顯

自淮入江阻北神堰不能渡召伯堰在召伯即召龍

舟堰在揚子橋南方輿紀要在府南二十里引十道

茱萸堰在茱萸灣宋史向子諲請於海陵河口作一

在茱萸灣通鑑韓令坤奏敗揚州兵萬人於灣頭堰  
胡注九域志揚州江都縣有灣頭鎮在今揚州城北  
十五里揚州府志灣頭鎮即古茱萸灣  
惟新興堰未詳所在以龍舟茱

萸二堰例之亦當在江都縣地方輿紀要以爲新興

堰在鹽城縣非也

李保泰江都縣續志宋時自瓜洲至淮安皆爲運河天禧間江淮發

運使賈宗以五堰剝卸之煩建議毀堰五堰乃北神

召伯茱萸新興龍舟也薛奎因毀龍舟新興茱萸三

堰而畱召伯北神案北神在今山陽縣境龍舟以魏

文帝臨江試龍舟得名則當近瓜洲在淮揚三百里

運河中兩頭總扼以貯水者後復用向子諲議於瓜

洲作壩以復龍舟於海陵河口作壩以復茱萸等堰

皆在今江都境內紹興四年詔淮南宣撫司募開瓜洲

口牖無通敵船其明年又詔淮南宣撫司募開瓜洲

至淮口運河淺澀之處其時向子諲所議謂運河高

江淮數丈則欲通運路不得不資堰開以宣節其流

第堰則良斷中流不免煩於剝卸牖則中有口門隨

時爲啓閉法以後出而益善耳玉海引國史職官志

有運路二十一堰官各一人如今開官者然宋史河

渠志既不載而瓜洲堰設官之舊遂莫之紀新興今

不可考五堰之設淮惟一北神意新興即在召伯茱

萸龍舟間始揚承淮下流故堰之設爲特密歟案李

說是也儀徵縣志以知賈宗所開之河即今城南之

運河者賈宗爲江淮發運使在眞宗時而今之揚州

城始於李重進說詳後宋在周顯德六年賈宗開古

河繞城南接運渠在重進之後故知即今之城南運

河也賈宗云繞城南者即指重進所築今城而言當

重進之時運河仍由禪智寺等處與今之運河

不三堰之毀史有明文後以運河水淺復立三堰知

然者夢溪筆談仁宗天聖中監眞州排岸司右侍禁

陶鑑始議復牖節水以省舟船過埭之勞是時工部



郎中方仲荀文思使張綸爲發運副使表行之始爲  
眞州牖歲省冗卒五百人雜費百二十五萬運舟舊  
法舟載米不過三百石牖成始爲四百石其後所載  
寢多官船至七百石私船受米八百餘囊囊二石白  
後北神召伯龍舟茱萸諸球相次廢革至今爲利是  
天聖前又立龍舟茱萸等堰至天聖後又復罷之也  
宋史河渠志徽宗宣和三年詔曰天禧中發運使賈  
宗始開揚州古河繚城南接運渠毀三堰以均水勢  
今運河歲淺澀當詢訪故道及今河形勢與陂塘瀦  
水之地講究措置悠久之利以濟不通六月臣僚言

比緣淮南運河水澀踰半歲禁綱舟篙工附載私物  
今河水增漲其令如舊初江淮歲旱漕運不通揚州  
尤甚詔中使按視欲濬運河與江淮平會兩浙有方  
臘之亂內侍童貫爲宣撫使譚稹爲制置使貫欲海  
運陸輦稹欲開河自盱眙出宣化朝廷下發運使相  
度陳亨伯遣其屬向子諲視之宋史向子諲傳初淮  
南連歲旱漕運不通揚州尤甚詔中使按視欲疏濬  
運河與江淮平陳亨伯遣其屬向子諲視之子諲曰  
運河高江淮數丈自江至淮凡數百里人力難濬昔  
唐李吉甫廢牖置堰治陂塘洩有餘防不足漕運通

流發運使曾孝蘊嚴三日一啓之制

孝蘊為發運使在哲宗紹聖時

復作歸水澳惜水如金比年行直達之法走茶鹽之

利且應奉權倖朝夕經由或啓或閉不暇歸水又頃

毀朝宗牐

方輿紀要以為卽山陽縣洪澤牐

自洪澤至召伯數百里

不為之節故山陽上下不通欲救其弊宜於真州太

子港作一壩以復淮子河故道於瓜洲河口作一壩

以復龍舟堰於海陵河口作一壩以復茱萸灣待賢

堰使諸塘水不為瓜洲真泰所分亨伯用其言其後

滯舟皆通矣是宣和時又復龍舟茱萸等堰但移易

其地耳

龍舟堰舊在揚子橋南此在瓜洲河口宋史河口茱萸堰舊在灣頭此在海陵河口

渠志高宗紹興四年詔燒燬揚州灣頭港口牐泰州

姜堰通州白蒲堰其餘諸堰竝令守臣開決焚燬務

要不通敵舟又詔宣撫使拆毀真揚堰牐及真州陳

公塘無令走入運河以資敵用是時高宗懼金人南

侵故有是詔自是牐堰廢而運河又淺澀矣故紹興

五年正月詔淮南宣撫募人開濬瓜洲至淮口運河

淺澀處孝宗乾道六年淮東提舉徐子寅言淮東鹽

課全仰河流通快今河流淺澀自揚州灣頭港口至

鎮西山光寺前橋堞頭計四百八十五丈乞發五千

餘卒開濬從之光宗紹熙時淮東提舉陳損之請於

揚州江都等處創立斗門至理宗度宗時軍興旁午而牖堰之制又廢矣

又案唐書地理志江都東十一里有雷塘是唐初之

江都縣城在雷塘西十一里不知何時漸徙而東溫

庭筠乾禩子云王愬宅在慶雲寺西有賣卜女巫包

九娘者過之忽曰可賣此宅如言貨之得錢十五萬

明年春連帥陳少游議築廣陵城取愬舊居僅給其

半價是少游時已有改築之事唐書陳少游傳德宗建中四年少游將兵

屯盱眙聞亂歸揚州修塹壘築城想即在此年也沈括補筆談揚州在唐時

最為富盛舊城南北十五里一百一十步東西七里

三十步

揚州府志唐乾符六年高駢自鎮海節度使徙淮南節度副大使繕完城壘時有大城又

有牙城南北十五里一百一十步東西七里三十步所言里數步數與沈括筆談合然亦不自駢始杜牧

之樊川集云揚州勝地也每重城向夕倡樓之上常有絳紗燈萬數輝羅耀列空中九里三十步街中珠

翠填咽邈若仙境云重城向夕則已有兩城云九里三十步亦指東西里數而言惟牧之作九里三十步

與沈括筆談所云七所可紀者有二十四橋最西濁里三十步微不同耳

河茶園橋次東大明橋原注今大大西水門有九曲

橋原注今建次東正當帥牙南門有下馬橋南唐書

傳城陷竄至灣頭為邏者所擒既又東作坊橋橋東

河轉向南有洗馬橋次南橋原注見在今又南阿師

橋周家橋原注今此處小市橋原注廣濟橋原注

橋開明橋

原注今存

顧家橋通明橋太平橋利國橋出南

水門有萬歲橋

原注今存

青園橋自驛橋北河流東出有

參佐橋

原注今開元寺前

次東水門

原注今有新橋非古蹟也

東出有山

光橋

原注見在今山光寺前

又自衙門下馬橋直南有北三橋

中三橋南三橋號九橋不通船不在二十四橋之數

皆在今府城西門外

蓋指北三橋中三橋南三橋而言非指上二十四橋也

方

輿勝覽云二十四橋併以城門坊市為名自韓令坤

省築州城分布阡陌別立橋梁所謂二十四橋者或

存或廢不可得而考是沈括所紀之橋乃據唐城言

之至宋已或存或廢元人庶齋老學叢談謂如開明

橋之類皆因舊徙置是沈括所紀之橋如阿師橋周

家橋小市橋太平橋之類今雖尙存亦未必即唐時

所置或亦如開明橋因舊徙置耳然如山光橋既以

山光寺得名必在山光寺前徐鉉寄喬亞元詩禪智

寺山光橋風瑟瑟兮雨蕭蕭是山光橋與禪智寺相

近沈云出東水門有山光橋則唐時之城已由蜀岡

之西迤邐而東方輿紀要云楊行密宮在舊子城之

內寶祐志云堡城光孝院即楊行密舊宅是楊吳時

堡城已在州城之內揚州府志云高駢時揚州有大

城又有牙城楊行密據揚州改牙城南門曰天興楊

溥僭號稱為都城南唐又號曰東都雖有增改不離  
 舊址案高駢時揚州有羅城又有子城通鑑唐僖宗  
 光啓三年四月秦彥遣其將秦稠將兵三千至揚子  
 助師鐸壬戌宣州兵攻南門不克癸亥又攻羅城東  
 南隅城幾陷者數四甲子羅城西南隅守者焚戰格  
 以應師鐸師鐸毀其城以納其眾用之帥其眾千人  
 力戰於三橋北即沈括所云衙門下馬橋直南有北三橋中三橋南三橋是也師鐸  
 垂敗會高傑以牢城兵自子城出欲擒用之以授師  
 鐸用之乃開參佐門北走沈括云河流東出有參佐橋以門得名方輿勝覽所謂二十四橋併以城門坊市為名是也駢召梁纘以昭義軍百人保子

城是子城在羅城之內羅城即大城子城一名牙城  
 方輿紀要云揚州舊有大城又有子城一曰牙城是  
 也通鑑渥父行密之世有親軍數千營於牙城之內  
 渥遷出於其外以其地為射場顯溫由是無所憚胡  
 注引蜀注曰古者軍行有牙尊者所在後人因以所  
 治為衙曰牙城即衙城也南唐書周師襲揚州景東  
 都留守馮延魯等皆棄城走南唐以江都為東都通鑑周世宗  
 分兵襲下揚泰以向訓守揚州訓請棄揚州併力以  
 攻壽春乃封府庫付主者遣景舊將撫巡城中秋毫  
 不犯而去世宗班師景遣人焚揚州驅其士庶而去

宋史韓令坤傳世宗親征聞揚州無備遣令坤及宣祖白延遇趙晁等襲之令坤先令延遇以精騎數百遲明馳入城中不之覺令坤繼至撫之民皆按堵又云南唐乘勝遣將陸孟俊逼泰州周師不能守孟俊遂進軍蜀岡令坤棄其城世宗怒命太祖與張永德領兵趨六合援之令坤聞援至復入城守與孟俊兵戰大敗之擒孟俊通鑑載此事於顯德三年世宗乃復幸淮右次楚州遣令坤率兵先入揚州命揚州城為吳人所毀詔發丁壯別築新城命令坤為修城都部署通鑑顯德五年正月己丑以韓令坤權揚州府軍事二月戊

午帝發楚州丁卯至揚州命韓令坤發丁夫萬餘築

故城之東南隅為小城以治之舊五代史周世宗紀顯德五年詔發揚州

丁夫萬餘人城揚州帝以揚州焚盪之後居民南渡遂於故城內就東南別築新壘則是令坤所築之城即在於故城之內方輿紀要以令坤所修者為周六年

小城是也胡三省注以為今揚州宋大城者非六年

秋七月以李重進領淮南節度使宋史太祖紀建隆

元年九月進南節度使李重進以揚州叛遣石守信

討之冬十月丁亥詔親征揚州十一月師次揚州城

拔之重進盡棄自焚方輿紀要謂周克揚州使韓令

坤守之州故城西據蜀岡北抱雷陂令坤以城大難

守築故城東南隅為小城以治之後李重進鎮揚州

復改築州城十二里宋紹興中郭棣知揚州以為故城憑高臨下四面險固重進始夷之而改卜今城相距二十里處勢卑深寇來襲瞰易如鼓掌請即遺址建築許之未幾役竣與舊壙南北對峙中夾甬道疏兩濠緩急足以轉餉謂之大城云故城西據蜀岡北抱雷陂此掘揚吳時故城全局而言云令坤以城大難守築故城東南隅為小城以治之者此據令坤所修之小城而言雖第得故城東南之一隅而仍據蜀岡猶得地勢故郭棣謂故城憑高臨下四面險固也

郭棣所謂故城對李重進所築之城而言即指令坤所築之小城是也與韓令坤所指故城不同云

重進始夷之而改卜今城相距二十里者謂重進將

令坤所築之小城夷平之而改卜今城自改卜此城後元明因之

詳見其所夷之城與所築之城南北基址相距有二

十里庶齋老學叢談揚州城乃後周顯德五年於故城東南隅改築二十餘里其說非也令坤所築

之城甚小有明文則重進改築之城周十二里亦不得云之十餘里二城相距二十里耳云請

即遺址建築者謂即韓令坤所築之遺址築之即堡

砦城是也云與舊城南北相對考謂與李重進所築

之城南北相對郭棣就令坤遺址所築之城在北重

進所築之城在南郭棣新築堡砦城故謂重進所築之城為舊城云中夾甬

道者謂南北兩城之間夾築土城為甬道云疏兩濠

者疏夾城南北之兩濠也云謂之大城者以新築之  
 堡砦城較重進所築之城為小故謂重進所築之城  
 為大城即宋大城圖南至太平橋北至小市橋之城  
 也宋史崔與之傳主管淮安撫司公事選守將集民  
 兵浚濠疏水以限戎馬開月河置釣橋易土城以甃  
 登城臨眺形勢謂濠河湮陜褻裳可涉守禦非宜乃  
 度遠近準高下程廣狹量深淺為圖請於朝許之河  
 面闊十有六丈底殺其半深五分廣之一環繞三千  
 五百四十一丈濠外餘三丈護以旱溝又外三丈積

府志謂崔與之為權發揚州事在寧宗嘉定間與之重修城濠記云守揚州

封土以限淋漓又廣地七丈以受土使與危堞不相  
 陵復作甕城五門為月河總百十七丈而南為裏河  
 又八十七丈以上皆指大城西北曰堡砦城周九里十六步

此即郭棣所修之城相去餘二里屬以夾城如蠶腰此即郭棣所謂中夾甬道

也地所守尤淺隘浚之槩如州城濠計七百三十

一丈且甃女牆以壯其勢府志謂州城與堡砦城不相屬舊築夾土城往來為

甃據與之所言則揚州大城與堡砦城皆有濠河

其濠竝皆深廣是時揚州已有三城大城一也夾城

二也堡砦城三也府志謂寶祐三年賈似道為兩淮

宣撫使築寶祐城於州城之北揚州乃有三城殊失



其實老學叢談載賈似道申省狀云此城高深廣袤無異一郡舊名堡城不當用既廢之名今名寶祐城是寶祐城即堡城亦即堡砦城蓋自韓令坤改築之後以其城小故謂之堡城後為李重進所夷郭棣即其遺址築之仍名為堡城賈似道所謂不當用既廢之名者此也宋理宗敕賈似道築寶祐城詔雖有今復增堡城以壯廣陵之勢之語其實堡城非似道時始有也

理宗詔云卿久護全淮向城寶祐城通州城外戶既綢繆矣下始云今復增堡城以壯廣陵之勢則上所云寶祐城非揚州之寶祐城也又宋史理宗紀寶祐三年二月己卯復廣陵何又賈似道以圖來上言復堡城則修舊可知矣 崔與之重修城濠在寶祐前崔云

堡砦城周九里十六步名勝志云寶祐七年敕賈似

道築

按賈似道申省狀云始於二年七月十五日至三年正月二十日告成理宗紀亦云三年此云

七年非也

周一千七百丈包平山而瞰雷塘似道所築之

城周一千七百丈與崔與之所云周九里十六步者

不甚相遠特舊堡城不包平山似道時始包平山耳

宋史理宗紀紹定四年趙范趙葵等誅李全於新塘叛臣傳全使胡義將先鋒駐平山堂伺三城機便是賈似道未築之前堡砦城不包平山也 王宗沐續通鑑紀始平山堂瞰

揚城敵至則搆望樓其上張弓弩射城中李庭芝築

大城包之募汴南流民二萬餘人以實之號武銳軍

蓋自似道築城包平山之後又為敵人所毀故元人

得於平山堂構望樓而庭芝又築大城以包之也府志元至正十七年明人取揚州令僉院改宋大城築西南隅守之周九里為一千七百五十七丈五尺厚一丈五尺高倍之門五東曰寧海今日大東西曰通泗南曰安江北曰鎮淮東南曰小東各有甕城樓櫓敵臺雉堞南北水門二引市河通於濠此即今之舊城府志又云嘉靖三十五年知府吳桂芳以倭變用副使何城舉人楊守誠之議請於上宮接東郭建外城即宋大城之東南隅也工方興以遷去後守石茂華繼之起舊城東南角循運河而東折而北折而

西至舊城東北角止約一十里為一千五百四十一

丈九尺高厚與舊城等為門七南曰挹江今日鈔關曰便

門今日徐寧北曰拱辰今日天寧曰廣儲初亦曰鎮淮曰便門今日便益

東曰通濟今日缺曰利津今日東關門各有樓為敵臺十有

二南北水門各一東南即運河為濠北築濠與舊城

濠連注於運河此即今之新城是今之新舊城皆因

宋之大城特略有移易耳如宋之小市橋在北按宋

之三城最得形勢李全之亂全帥銳師攻揚州志吞

三城而卒為趙范趙葵等所敗城得地勢故也宋史

叛臣傳紹定三年全攻滅南門都統趙勝自堡砦提

勁弩赴大城注射全稍退遣劉全奄至堡砦西城下

欲奪之以瞰大城先是趙勝屯西城此堡砦西城也見濠淺

盛暑中督軍浚濠人苦之既浚勝決新塘水注焉嘉定

八年崔與之修城濠至紹定四年甫十餘年而濠河又塞及是劉全不能進勝又

浚市河人尤謂不急全至開水門納買舟千餘艘納

於市活者數千人糧貨不與焉全悉出眾至灣頭立

砦據運河之衝使胡我將先鋒駐平山堂伺三城機

便是時堡砦城未包平山堂也全攻城東門不利全由灣頭攻大城東門也賊

將呼以呼請見葵隔濠立馬相勞苦葵切責之全彎

已而久向葵而去張璉戴友龍王銓張青以天長制

勇三軍至阻全不得前遣人請援范葵親出堡砦西

門列陣待之全不敢動璉等乃入城全率步卒五千

餘攻堡砦西門趙勝出兵戰不利范葵以兵益之全

兵亦增葵擊却之賊引兵二萬向西門李虎趙必勝

張璉崔福力戰自已至申全乃歸必勝王鑑于俊擊

走之襄兵萬人至真州上壩統制張達監軍張大連

不設備魚貫而行全哨馬帥田四擊之為數截殲者

五千達大連死之淮西援兵至亦遇全統領張青力

戰城中不知也全兇燄益振復引輕騎犯州城南門

且欲破堰洩濠水統制陳達率勁弩射之范葵出軍

迎擊乃去全志吞三城而兵每不得傳城下宗雄武

獻計悉眾及驅鄉農合數十萬列砦圍三城先是或

或攻堡城頻不利至糧援俱絕范葵命諸門各出兵

劫砦舉火為期夜半縱兵衝擊殲賊甚眾自是賊一

意長圍以久持困官軍不復薄城全張蓋奏樂平山

堂布置築圍指揮聞暇范葵令親兵牽制親帥將士

出堡砦西全分兵鏖戰自辰至未殺傷相當四年正

月辛卯全兵浚圍城塹范葵遣諸將出城東門掩擊

全走上城此即李全所官兵躡之蹂溺甚眾乙未李

虎出南門楊義出東門王鑑出西門崔福出北門此

大城之各徑扼賊圍開土城數處夜賊復合所開城

四門也丁酉趙勝遣統制陸昌孫舉立橋堡砦於北門賊分

道來戰勝擊退之范陳于西門賊閉壘不出葵曰賊

俟我收兵而出爾乃伏騎破垣門收步卒誘之賊兵

數千果趨濠側虎力戰城上矢石雨注賊退有頃賊

別隊自東北馳至范葵揮步騎夾浮橋弔橋竝出為

三迭陣以待之賊與大戰別遣馬步五百出賊背而

葵帥輕兵橫衝之三道夾擊用范所制長槍果大利

賊敗走翼日全遣步卒三百餘向城西門乍進乍退

以誘揚州兵復驅壯兵填濠培鹿角范葵遣騎將出

夾城東西牽制之

此即郭棖所築之甬道崔與之易土為甕之夾城也親出州

城西門分二道以進賊望風潰乃募勇力齎薪礮焚

其樓櫓十餘賊自平山堂麾騎下救道遇于浚軍而

歸時正月望城中放燈張樂姑示整暇全見之亦往

海陵載妓女張燈平山堂范葵夜議詰朝所向葵曰

東向利不如出東門范曰西出嘗不利賊必見易因

其所易而圖之必勝不如出西堡砦門壬寅全置酒

高會平山堂有候卒識其槍垂雙拂為號以報范喜

謂葵曰此賊勇而輕若果出必成擒矣乃悉精銳而

西取官軍素為賊所易者張其旗幟全望見喜謂宣

差曰看我掃南軍官軍見賊突圍而前亦不知其為

全也范麾軍竝進葵親搏戰諸軍爭奮賊始疑非前

日軍欲走入土城李虎軍已塞其甕門全窘從數十

騎北走葵帥諸將以制勇寧淮軍蹙之賊趨新塘即

新塘也新塘自決水後淖深數尺會久晴浮戰塵如燥

壤全騎陷淖不能拔制勇軍奮長槍三十餘亂刺之

全曰無殺我我乃頭目先是令諸陣士眾獲頭目無

得爭以為獻故羣卒碎其尸而分其鞍馬器甲竝殺

三十餘人乙巳安用引五百騎逕南門趨灣頭諸將

欲追范懼有伏兵先分兵燒圍城樓櫓夜半火光燭

天命東南諸門皆出兵范葵提精兵進賊大潰丙午  
 黎明葵追及于灣頭又破之別將追至大儀不及夫  
 李全與葵范相持兵力甚盛而卒為葵范所破以三  
 城得地勢故也元兵攻李庭芝亦列築長圍而三城  
 卒不易下厥後明人取揚州改宋大城築西南隅守  
 之而所謂堡砦城夾城者遂廢遺失地勢茲故詳敘  
 三城始末以備覽觀焉

宋史河渠志光宗紹熙五年淮東提舉陳損之言高郵  
 楚州之間陂湖渺漫葑葑彌滿宜創立隄堰以為瀦洩  
 庶幾水不至於泛溢旱不至於乾涸乞興築揚州江都

縣至楚州淮陰縣三百六十里此揚州運河邵伯以北

湖東有隄之始

寶應劉氏台斗謂此即今之運河官隄是也

案此即今之運河官隄也知為湖東隄者以設堰皆

在隄東以為瀦洩故知為東隄也

月河成始以東隄為西隄而別築東

隄云乞興築揚州江都至楚州淮陰縣三百六十里

是江都縣始創建東隄皆土隄也明神宗實錄科臣

常居敬再上河工十二事一砌邵伯湖以免歲修蓋

邵伯湖一淺二淺等處正當波濤衝擊排椿鑲板何

能抵禦應盡包石以捍其銳至萬曆十七年潘季馴

修建邵伯石隄一道長一千二百八十丈補石隄六

百十三丈南河全考天啓三年九月修築露筋廟湖口石隄長一百六十丈俱從水中壘土砌隄工程堅鉅至四年十一月工完先是邵伯湖游浪一遇西風大作鼓浪拍隄行舟往往觸石覆溺徐國盛先於二月呈詳行委高江二處河官運土實基外砌甃石內用椿板隄外復栽菱柳以禦驚濤此皆東隄也張鵬翻河防志康熙三十八年

上命歲貢馬泰傳諭于成龍曰朕自淮安一路詳閱河道測算高郵以上河水比湖水高四尺八寸高郵至邵伯河水湖水始見平等應將高郵以上當湖隄

岸修築堅固高郵以下河之東隄亦應修築堅固至于邵伯地方固無當湖隄岸而河湖合爲一矣不必修築隄岸聽其流行是年五月初一等日陡起西風將高郵城北陸漫隔西隄一帶土工打通以致東隄新工浪汕殘缺至護城通湖各口東隄亦被浪汕坍卸又高郵城南車邏鎮起至江都露筋隔止及三溝隔至邵伯止原無西隄其東隄新土工浪汕入裏二三四五尺不等蕪城墩迤南一帶東隄未完之處亦皆漫水是邵伯以北但有東隄而無西隄也南河成案乾隆五十二年大學士阿桂奏三溝隔迤下添建

西隄一事李奉翰因此兩年湖水盛漲該處湖河相連車邏南壩既未便輕啓而運河東岸隄工亦在在卑薄邵伯一帶民居稠密一遇風浪尤覺堪虞是以請于三溝壩迤下添築西隄十五里使西隄有所攬護今臣到彼會同察看現在邵伯對岸灘面全已涸露是該處地勢本高在水小之年固無須隄工攔束若湖水漲發自當使之暢洩方不為患伏思湖水本以漸而長邵伯以下歸江之路不遠水勢本可隨長隨消然遇異漲則消少長多尙至拍岸盈隄茲若添建西隄攔截湖水必至縮高工愈窄而力愈猛西隄

一有疏失東隄亦難保守恐潰決尙不止此應將創

建西隄之處竟行停止

按揚糧西岸向畱有通湖各港並未一律建築長隄其有

間段建築石工詳載運河兩岸工程篇

明史河渠志陳瑄請濬儀真瓜洲河道以通江湖開白塔河以達大江郡國利病書永樂七年開揚州白塔河此揚州開白塔河轉漕之始

案永樂七年陳瑄開白塔河尋廢明史陳祚傳祚以御史按福建回還奏白塔河上通邵伯下注大江蘇松舟楫多從往來請開濬從之轉漕稱便宣宗實錄宣德六年八月濬白塔河先是御史陳祚言白塔河



宜開濬置牖又侍郎趙新言宜陵白塔河及儀真舊江口鑰匙河黃泥灘清江閘俱宜修濬上遣官與陳瑄議可否自是奏聞開濬先開白塔河置牖九月武進縣言漕運及官民船由本縣孟瀆河出溯水行三百里始達瓜洲壩往往爲風浪漂沒縣舊有新河四里出江正對泰興縣新河入至泰州壩一百二十餘里至揚子灣出運河比今白塔河尤爲利便第歲久泥淤乞加修濬上命陳瑄及侍郎周忱審計皆以爲宜濬八年工竣方輿紀要英宗正統四年都督武興議以白塔河洩水奏閉之仍從瓜洲過壩郡國利

病書周忱等奏白塔河有四閘可於其中大橋閘築壩候運河水泛則開閘行舟水落則仍閉塞南河全考景帝景泰三年正月御史練綱言江南漕舟俱由江陰夏口竝孟瀆河出大江沂流入瓜洲往往風水失利今江南岸有南新河北岸有北新河在泰興正對江北又有白塔河在江都縣與江南孟瀆河參差相對若由此橫渡江面甚近但北新河白塔河淤塞俱應疏濬宣德間曾于白塔河置牖潮漲入牖則沙土積塞潮落啓牖則運河水洩今可易牖爲壩成化十二年總督李裕等奏新開揚州白塔河潮水往來

恐久而淤淺宜下所事與瓜洲儀真等河皆三年一濬王與重修白塔河記曰維揚郡治東北兩舍許宜陵鎮側有河名白塔古運河支流以南屬于江北達于淮者也宣德壬子平江伯陳公瑄釀浚舊道建新開大橋潘家江口四牖以蓄洩水以便江南漕運歷歲滋久中多壅闕舟旣不通牖亦隨毀迺者成化癸巳冬巡河郎中郭昇以爲言下其事於總督漕運都御史李公裕以詢於眾得修河事以屬郭君而總其成焉郭君于是召集旁近兵民二萬人疏舊河二十里築東西捍水隄四十里建通江大同二牖其大橋

新開牖之故存者咸修復之又增建土壩三夏月潮漲則由牖冬月水涸則由壩又建減水牖五以防汎濫淺鋪五以備疏濬至于莅事有廳享神有祠保障有巡檢司凡有益于河者無不爲之經始於丁酉<sub>二十</sub>年三月以是年六月畢工斯河旣成則江南漕舟出孟瀆者可徑投斷腰洪入夾江三十里入河又四十里而達揚境脫不測之淵以卽安流忘盜竊之虞而遊樂土烝徒歡呼無事轉挽篙工舵師枕臥而治其爲省費又奚啻數萬而已也哉武宗實錄正德二年六月復開白塔河及大橋潘家通江四牖先是漕運

總督都御史洪鍾言蘇松運舟由下港口竝孟瀆河  
 泝大江以達于瓜洲遠涉二百八十餘里往往覆于  
 風浪唯孟瀆對江有夾河可抵白塔河口舊設四閘  
 經四十里至宜陵鎮再折而北即抵揚州運河于舟  
 行甚便請開濬如舊至是成揚州府志嘉靖三十年  
 郡守吳桂芳開浚故道置巡檢司屬兩淮運司以防  
 私離而漕道竟不由是河入矣按白塔河之開所以  
 通浙東西之漕也然嘉靖以前旋開旋塞明史河渠志自鎮江  
 裏河開濬漕舟出甘露新港徑渡瓜洲而萬曆以後  
 白塔北新皆以江路險遠捨而不由矣

反藉此河以洩水神宗實錄萬曆八年潘季馴疏稱

以減水牖言之除高寶江都新舊增置牖座可以宣  
 洩者無庸別議外然減水閘僅可以洩尋常盈溢之  
 水至伏秋淫潦天長六合諸山驟發之水共注於湖  
 止憑瓜儀二牖宣洩不及查揚州灣頭東有運鹽河  
 一道內由芒稻白塔二河直達大江勢甚通便年久  
 淤淺先年侍郎王恕曾議挑濬計長三百四十里道  
 路遼遠工費不貲且議者謂私販船隻偷度難防遂  
 致中寢不知洩水之期每年止是五六七八等月喫  
 緊若從壩口密布椿柵就令白塔巡司守防自可禁  
 絕其餘各月任從築壩實為兩利而無害也南河成

案雍正五年總督范時繹等議奏運鹽河南岸董家溝白塔溝董家油坊潘家堰四處係洩運河入江之口岸向設土壩水柵防匪通流因年久損壞不但阻礙河流更多私販出入今於董家溝估建灣壩一座白塔河估建石涵洞一座既便蓄洩兼可防奸乾隆八年大學士等議泰州河內舊有秦塘港白塔河百汊河三路旁趨入江因防私鹽往來築壩堵塞今應將土壩改建牐門以時啓閉竝挑通河路既可防範私販復可多洩漲水似屬兩利之道是白塔河又爲洩水之道矣

明憲宗實錄成化十一年十二月置儀真河港三牐先是工部郎中郭昇言儀真縣羅泗橋舊有通江河港上至裏河幾四里許潮大之時內外水勢相等此港可置三閘乘潮先啓臨江牐船隨潮而進潮平乃啓中一牐放之如此不惟舟船便利而裏河水勢亦卽疏洩不待決口重費詔與督漕都御史會議不果至是昇復陳開牐之利工部覆奏允行此儀真外河建閘不用車盤之始卽今之閘河也

按宋之漕道略倣劉晏轉般之法儀徵縣志云宋轉

般倉在寧江門西

寧江門宋儀真縣南門也

天聖七年置發運司

主之明邱濬奏疏云宋朝歲置漕于真楚泗三州轉運至京而三倉常有數年之儲臣按昔人謂宋人以東南六路粟載于真楚泗轉般之倉江船之入至此而止無畱滯也汴船之出必至此而發無覆溺也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江豈非良法歟臣竊以爲宋人都汴漕運比漢唐爲便易前代所運之夫皆是民丁惟今日則以兵運前代所運之粟皆是轉遞今日江湖之船各運自嶺北湖南直達于京師唐宋之漕卒猶有番休今則歲歲不易矣夫宋人漕法其便也如此今之漕卒比之宋人其勞百倍觀瓊山所論足見

宋人轉般之善然宋人轉般之法行之亦不能久宋史食貨志云譚稹上言祖宗建立真楚泗州轉般倉一以備中都緩急二以防漕渠阻節三則綱船裝發資次運行更無虛日自其法壞遂至中都糧儲不繼轉般倉不可不復轉運判官向子諲奏轉般之法寓平糴之意江湖有米可糴于真兩浙有米可糴于揚宥毫有米可糴于泗坐視六路豐歉有不登處則以錢折發運使得以幹旋之不獨無歲額不足之憂因可寬民力蓋是時轉般之法久廢故稹等爲此言儀真有堰河郡國利病書云舊傳在宋翼城外與蓮花

池通今文山祠前河水闊處方輿紀要云縣東南二里舊有江口堰卽宋之真陽堰天聖二年修水閘易堰人以爲利儀真縣志真宗乾興間左監門衛大將軍陶鑑掌水利于真州始易堰爲通江木閘二是置閘于堰河也天聖間始易堰爲閘鑑至真州則在乾興宋胡宿通江木閘記云先是水漕之所經頗厭牛犂之弗便謂盤壩也江影習下河勢倨高斗絕一方壁立九仞每歲木華秋脫天根夕見七澤收潦當涸水之有初萬里連檣自上流而竝至將乘高堰之險必俟靈潮之來淺涸貽憂引挽甚苦守卒達旦而不寐嚴鼓冬夜而有聲人相

告勞官不暇給乾興中侍禁陶侯鑑寅奉辟命掌臨岸局槃結必剖精幹有餘將剗革于舊方特起發于新意按歷長河之曲行營長江之濬經始二閘之謀關白一臺之長扼其別浦建爲外閘礪美石以甃其下築疆隄以禦其衝橫木周施雙柱特起深如睡驪之窟狀若登龍之津引方鑑而往來隨平潮而上下巨防旣備盤渦內盈珠岸浸而不枯犀舟引而無滯用力寢少成功益多卽其北偏別爲內閘儀徵縣志西曰內閘北曰外閘內外二字互誤鑿河開澳制水立防瞰下澤而轉深截橫流而中斷月魄所向潮勢隨大上連潮渠平若置

繫湍無以悍其激地不能露其險木門呀開羽楫飛  
 渡不由舊地便即中河憧憧斯來霑霑斯喜商旅息  
 滯淫之歎公私無怵迫之勞歲省之費甚多邦儲之  
 運益辦自天聖紀號三年之冬庀徒皆作越明年孟  
 夏僱工大畢材用所給取於城守之餘力役所資輟  
 於篙工之暇沈括筆談云天聖中監真州排岸司右  
 侍郎陶始議為復開節水以省舟船過埭之勞是時  
 工部郎中方仲荀文思使張綸為發運副使表行之  
 始為真州開歲省冗卒五百人雜費二百五十萬運  
 舟舊法舟載米不過三百石開成始為四百石其後

所載寢多官船至七百石私船受米八百餘囊囊二

石自易堰為閘之後漕運稱便者近百年徽宗時漕  
 河淺澀宋史河渠志宣和二年以真揚等州運河  
 淺澀委陳亨伯措置宣和三年春詔發運使趙億以  
 車畝水運河限三月中十綱到京宦者李琮言真州  
 乃外江綱運會集要口以運河淺澀故不能速發按  
 南岸有洩水斗門八座去江不滿一里欲開斗門河  
 身去江十丈又築軟壩引江湖入河然後倍用人工  
 車畝以助運水從之向子諲傳子諲言運河高江淮  
 數丈發運使曾孝蘊嚴三日一啓之制復作歸水澳  
 借水如金比年行直達之法走茶鹽之利且應奉權  
 倖朝夕經由或啓或閉不暇歸水此運河之所以淺澀也  
 儀真縣志宋嘉泰元年  
 郡守張頤以木閘歲久而腐乃易以石閘二其西通

江濤曰潮閘東曰腰閘相望百九十餘丈吏部尚書  
 張伯垓記云水莫大于海而江實次之源發于岷澎

湃奔放萬里東注儀真實當其下流至是與海相爲  
 吐吞駭波洪濶洶湧尤甚不爲之防則襄原野漂室  
 廬農桑之業盡廢其爲害甚巨古嘗築堰以捍水怒  
 然遇有旱乾水溢江不能注之河河不能洩之江復  
 病其窒而不通乾興中陶侯鑑始去堰而置閘焉於  
 是江河相入舟楫無阻人皆以爲利閘木爲之閱歲  
 久日以朽腐潮漲於外頽決罔測水滯於內走洩弗  
 甯補罅苴漏從事一切不暇爲遠慮樵李張侯頌作  
 丞茲郡目其敝而歎無其力齋志久之慶元六年分  
 符戾止顧而喜曰吾其遂所欲爲乎鎮撫之暇經理

錢穀損略燕饋罷不急而各所出郡計以饒期年政  
 成發帑庾之羨而經營之謂不如石之壽乃鑿他山  
 之堅悉更其舊門之廣二丈高丈有六尺復爲腰插  
 相望一百九十五丈規模高廣大略如之始於嘉泰  
 九月成於明年孟冬按張頌所建之閘卽陶鑑建閘  
 之地鑑所建之閘西曰外閘北曰內閘頌所建之閘  
 西曰潮閘東曰腰閘潮閘卽外閘腰閘卽內閘縣志  
州圖腰門在潮閘東北胡宿記謂北曰內閘  
縣志謂東曰腰閘或言北或言東非有殊也易其名

非易其地也宋所建僅有二閘郡國利病書云洪武  
 十六年兵部尙書單安仁請因宋張頌石閘故址重



建清江關一廣惠腰關一南門潮關一儀真縣志云

清江關廣惠橋腰關南門裏潮關明洪武十六年兵

部尚書單安仁奏開河道乃于縣治正南三里城外

即宋守張顛關基重建三關以蓄洩水利分行漕舟

蓋宋故道也縣志清江橋即關橋在新巷西廣惠橋

後復作東西兩翼城以衛之明則合兩翼城而重築

焉張桀曰今臨江四關既大行故清江廣惠二關浸

不復用南門裏關余猶及見板橋其按利病書及儀

真縣志俱云武中所建三關因宋張顛石關故址

重建亦未言宋有三關也宋史河渠志淳熙十四年

復損壞是宋時儀真止建二關明會典謂宋時儀真嘗建三關誤郡

國利病書儀真有五壩縣南一里曰一壩稍南曰二

壩又南曰三壩迤東一里曰四壩五壩各疏支渠數

十步與外關河相表裏儀徵縣志明洪武十六年兵

部尚書單安仁築土壩皆以數名各疏支渠以達通

江大河凡荆湖江浙諸路官民舟及漕餉進京者悉

抵壩下遇水涸閉關則舟於壩上輓轆過之後四關

之利遂棄不復用則是洪武中既建三關復立五壩

三關因宋張顛石關故址重建五壩則係另築五壩

與關河相表裏明會典謂宋時儀真嘗建三關洪武

轉般而行直達之法瓜州運河惟行甄木之船其糧  
 運之船皆由儀真而又分數道入運明太祖實錄洪  
 武十三年致仕兵部尚書單安仁言大江入黃泥灘  
 口過儀真縣南壩入運自南壩至樸樹灣約三十里  
 宜濬以通往來舟楫其湖廣江西等處運糧船可由  
 大江黃泥灘口入運河過淮安壩以達鳳陽及迤北  
 州縣其兩淮鹽運船可由揚子橋過縣南壩此即揚  
 子橋通  
深港之入黃泥灘出江以達京師明初都  
 江寧其浙江等  
 處運糧船可從下江入深港過揚子橋至運河過淮  
 安壩以達鳳陽凡運甄木之船皆自瓜州過堰不相

混雜如是則官船無風水之虞民船無停滯之患其

江都縣深港亦宜考其故道而疏濬之十四年十一

月濬揚州府官河自揚子橋至黃泥灘凡九千四百

三十六丈十五年十二月濬揚州儀真河九千一百

二十丈太宗實錄永樂二年濬儀真縣清江壩下水

港河渠志景帝景泰五年十月工部奏近聞儀真瓜

州二壩每遇冬春水縮膠淺難行宜于二壩下各置

閘蓄水從之此謂壩下之閘非  
 洪武所建之三閘是時洪武所建之三

閘每形淺滯漕船過儀真皆車盤過壩成化十一年

郭昇別開閘河建四閘吏部左侍郎錢溥記云儀真

面江背淮爲一都會凡南京供應江西川廣雲貴等處糧貨及並海諸番貢獻悉從江車盤入淮以達京師其各船至壩經旬需次起若凌空投若墜井財廢船壞不可勝算惟羅泗橋舊有通江河港距裏河僅四里許宜開通置閘乘潮啓閉以便往來船可免患于是給軍民夫五千濬通河面闊十二丈下闊五丈高一丈撒羅泗橋石爲閘身及兩翅共長二十二丈中通濟閘長一十八丈響水閘長二十二丈各高一丈三尺裏河口閘長十二丈其閘底兩旁各用油灰記言四閘而實錄言三其興工其興工疏絲綸縫牢不可壞記言四閘而實錄言三其興工其興工

於成化十年甲午二月而訖于次年六月是月消吉開閘其船鱗次矢往無復盤費損壞之虞而軍民歡震若雷其奈市戶膠于壩利往往啗管河官興言鼓惑意在塞隳郭君乃復條陳置閘有五利以聞其一船昔至壩雖遇水平其糧貨亦雇挑堆囤過則復挑其費不一今乘潮罔費其二昔各壩設法日不過百船一遇風雨又不及半今開閘卽過豈下千數其三昔船過必損須辦灰麻備船今泛安流無慮其四往年遇旱甚至掘壩接潮以救糧運今開閘以濟其五往年裏河水溢決岸倒壩修費椿草動輒千萬今遇

漲開洩不傷田稼以此五利可利天下豈浮言洩水過鹽之足慮哉宜禁革以厲將來上可其奏得夏潮開運冬涸封閉以爲常孝宗實錄宏治元年八月丁巳南京守備太監蔣琮奏揚州儀真地方羅泗橋舊有通江港可開開放船成化間巡河工部郎中郭昇奏濬通河面置二閘此指裏河口潮滿則開潮退則閉船隻經過無復盤費損傷之患時有奸豪侵占緯路于沿河水次起蓋浮鋪爲買賣者恐斯閘一開必致拆改往往以河水易洩爲辭欲墮其成昇因力辨浮議條陳五利冀以行之久遠而司漕運者誤聽奸

詞擅行築塞致令往來船艘仍前受害近壩居民謂爲得計就于臨河緯路起蓋文天祥祠宇欲使後來不敢輕易改拆而守備指揮亦于閘上擅自蓋亭索取財物乞依前修濬開放及將奸豪侵占緯路所蓋鋪屋祠宇俱爲拆改則奸弊可革便利可興工部覆奏命巡撫官會同總兵官從公勘議以聞吏部尙書王傑復聞記云成化甲午巡河郎中郭君昇復議置閘首東關次響水次中關以達於羅泗橋凡爲閘四以通舟楫一時稱爲便利旣而達官要人旁午雜遝啓閉無節河流遂耗而閘復廢焉宏治初元今南京

守備司禮監太監蔣公琮舟經其地疏言于上請復  
開制事下冬官議久未決閱歲再期始遣內宮監少  
監党君恕御用監監丞李君景屯田司郎中施君恕  
往度形勢延問耆老參酌羣言歸于定論其論曰建  
開非私智因車壩之病民廢開非偏見慮漕渠之洩  
水廢置兩端各有所見惟在夏秋江漲則啓開以通  
潮冬春潦盡則閉開以潴水開壩竝行而互用之庶  
無遺利此論既定始戒党君施君集材庀工因舊中  
開而充大之以爲新開中間卽通濟開上高一丈三尺中廣  
二丈袤四丈列板二重兩翼各長八丈有奇下蟄石

基數級高五尺有五寸先是響水開去首開纔百步

許水勢衝激舟行多敗今撤去之而東關羅泗則仍

其舊始事于辛亥十月六日宏治四年訖工于十一月八

日未幾而通濟開又廢宏治十八年重修兵部侍郎

邑人黃瓚復建通濟開記曰肇事于宏治乙丑春正

月朏未四閱月訖工開高一丈五尺南北隄燕尾共

長三十一丈蟄石五百八十三丈五尺襯石千七百

四十九丈雖開地仍舊而規制加壯未幾而開又不

用正德十三年重修翰林院編修邑人景暘修開記

事碑曰儀真之爲壩者五爲開者四竝設兼用事在

縣志自宏治以來涖其事者慮權勢由閘之便擅啓難禁以洩水利于是令舟咸由壩必事轉般富者利居停之貲貧者利負擔之直苟一變易毀言日至而閘愈不用久之人昧其故而閘之設殆近于虛矣比年以來漕運遲滯督促之使方爾旁午江河水溢橫潰四出正德戊寅春工部主事楊君汝璉分司于真始至循行閘壩召邑父老詢廢置之故審利害之宜而復參之同事者曰吾有以處之矣乃亟修諸閘之崩損及器什之朽敗者各立亭其側以便休息然役夫啓上閉下俟水緩而進舟舟人不廢牽挽坦然中

流無異平水當夏秋景長日可千艘而漕運無阻矣

又慮內河洩耗乃候潮至洞啓諸閘以受灌注既平而閉之計其所受足償所洩又舟咸由閘往來搬運

之費有司供億之需十省八九而人咸稱便矣此四

閘興廢之始末也

是時又復響水閘

四閘之外又有攔潮閘

郡國利病書宏治十四年二月建攔潮閘總督都御

史張敷華題爲添設攔潮閘座便益糧運事據南京

工部主事鄒韶呈稱初見儀真設有羅泗橋等閘三

座

是時響水閘已廢故云三閘

舊例夏秋江漲則啓閘以納潮冬

月潮盡則閉閘以瀦水固爲便益但方春糧運上京

閉閘過壩則利歸塌房窮軍受疲冬糧船回還過壩船多損折况水涸冰凍淺阻河道經月不得盡絕是開便于夏秋不便于春冬然以春冬不可開閘者以上河爲有限之水而下江無抵壩之潮考訪圖志儀真東北二十里漢建安中鑿有陳公塘築隄造礎蓄聚山水灌濟運河近年以來礎座廢弛多被軍民占爲田產以致水道不通賴有高郵寶應邵伯湖水支分接續遞年冬月回空糧船到來必須大江口關王廟前打築土壩開溝放水方得車絞船隻過畢未免拆卸一年一次勞民傷財不能經久常便爲今之計

合將關王廟前土壩基址置造石閘一座上接三壩四壩五壩至羅泗橋閘口下通黃泥港口竝直河口俱通揚子大江每年春月潮信速來速去時候如赴京重載糧米到來乘潮放進將此閘下板關閉水滿則開羅泗橋等閘打放省免塌房挑擔腳力之費若冬月回空船到來正直潮涸之時將關王廟前一閘下板堰閉後開羅泗橋等閘放下待潮來相接方開關王廟前閘放出大江縱使春冬水涸閘不可開若得關王廟前一閘關閉則潮水積聚赴京抵挑盤免被閘淺回空之日亦得藉水絞車過壩不致虛費土

壩椿木一閘之添四時之便其造閘石椿之類挑濬河港項下見存餘剩雇工銀兩取給于斯亦甚為便據揚州府同知葉元等會勘官民甚便糧運有益應合准令添設且濬河餘銀積有二千餘兩盡設資造不費官庫財物量題附近人大擇日起工如法砌造自江至此閘計長二百丈大學士楊一清記云宏治辛酉春二月二十四日儀真新建攔潮閘成便漕事也距經始之期纔四閱月耳監察御史馮君允中謂閘啓閉宜有定規乃會巡河郎中劉君浩議當河溢潮漲則四閘晝夜啓勿閉宏治四年施恕廢響水閘此之四閘謂新建之攔潮閘與

裏河口通濟羅泗為四也縣志正德十三年復建響水閘儀真乃有五閘後人或不數裏河口開而以響水通濟羅泗攔潮為四閘如江勢平河水未溢則以潮之長落為

啓閉放舟瀦水兩無所失至冬寒水枯落則閉閘勿啓檄有司遵行之是歲江河會通舟無畱行揚旂伐鼓通數百艘于飲食談笑之頃視車壩之勞固有不待較者比秋霖潦洩旬湖水大漲得以時洩不橫決為隄堰害亦惟是閘賴焉先是成化十一年郭昇所建之四閘其一曰裏河口閘一名東關閘去響水閘百步許二十三年工部主事夏英更東關浮橋為東關閘儀真縣志云郭昇所建四閘其首閘曰東關閘



自夏英更東關浮橋爲閘因有兩東關閘郡國利病書以夏英所建之東關閘卽裏河口閘非也利病書又云東關閘坐落城以東響水以西北振漕河之上流南通五壩之江脈凡舟之自河而下由江而上者悉于是乎統會之舊名蓮花池茲其地也浮橋一座以時啓閉翰林院檢討莊昶記云儀真東關閘工部主事夏公育才所建也公以上命來督儀真京師襟喉之地轉輸漕運之所必由朝覲商賈之所必涉有京師不能無儀真也然儀真五壩又非取給於東關不可五壩盈則蓄東關以待其涸五壩涸則洩東關

以濟其急有五壩又不能無東關也是五壩者用於儀真東關者用於五壩也又有新河灣萬曆五年知縣况于梧于上江口迤西地名鄧家窩相去地計長二百七十丈開挑成河于梧以冬春之時糧船由四閘者守牯待潮船無灣泊之處上下江雖有二口進閘然以咫尺之地數尺之水舟可以泳行不可以停泊是閘外之艘十一而江上之艘十九風濤時作卒難退避今議開新河則大江水自鄧家窩入冷家灣達新濟橋踏鑰匙河會上江口奶奶廟抵九龍廟河而下江口水亦流入交會于閘口迢遞十餘里可容

二千餘艘魚貫進泊漸次入閘庶幾避險道就安流而風濤不足虞矣河成名曰屯船塢郡國利病書以此策為萬年之利然自挑新河之後銅山源諸水悉從此出與縣不相顧邑人謂戶口人文之日就衰實由于此且屯住路遠漕舟不便入河仍泊江口年久廢棄依舊淤塞

蔣廷章有東西兩界水說雍正府志云况于舊開新河後銅山源諸水悉從此出順治庚子知縣童欽承于冷家灣築隄過水東注後隄復衝決康熙七年知縣胡崇倫挑浚下流自龍門橋至麻石橋一帶淤河成渠而上流之隄亦增高東西兩界水還故道又有新壩河在縣東十里新城縣志云明景泰五年工部主事鄭靈闕尋湮崇禎江口沙漲總河劉榮嗣總漕楊

一鶴議開通江漕河以避江沙始議自王家溝至蕭公廟止計地二十餘里部以費重難之改議挑濬此河建閘通江水勢湍迅舟輒壞今仍塞 國朝初轉漕瓜洲知縣馬章玉重濬閘河內河通行無滯焉張鵬翮河防志康熙二十八年總河王新命疏稱儀真縣四閘蒙

皇上聖明洞照加意運道民生行令修理查新河口之北新洲係江心長成之沙今欲挑挖成河從來未經試驗之事可否挑成難以預必即挑成後果否不致淤長尤難逆料且糧船皆由一閘行走

謂瓜洲閘未見

阻滯所有一切重運似應仍照歷年由瓜洲開入運河其儀真開洲挑河並修理四閘俱應暫停工部議以各省漕船盡由瓜洲一閘行走勢必頂阻以致遲誤亦未可定應請 勅下總河總漕兩江總督會勘定議具奏旋據兩江總督會同河漕總督疏稱儀真閘外江口北新洲一帶俱係乾涸而北新洲之外又有沙漫洲過水不過二捺餘橫亘二三百丈難以築壩若自沙漫洲尾從北新洲腹內向東北斜開引河以通四閘不能保無坍淤似應仍挑北新洲舊河身直逼四閘一切糧船令循北新洲尾轉入新河口可

以通行

報可二十七年縣令馬章玉挑濬深廣潘祈

慶修濬通江閘河內河記云萬曆中新洲漸起自青山迄舊江口沙漫洲日以侵長漕艘又爲所遏外江旣不可漕內閘亦不易入遂轉漕瓜洲多數十里風濤之患而鹽艘之屯于沙漫洲者冬月澱涸堪虞邑侯馬公愀然憂之于是陳白上官奏請疏濬 可其奏發帑金以鳩工公日夜勤瘁躬自督理由江口開濬以至四閘悉爲更建遴良材募美石築之蝨之旣堅旣好凡嚮之潰岸溢河無不整除就理不踰年而工告竣公圖之猶未已蓋由響水閘入內河河身素

高漕艘艱進鹽艘亦滯歲例有撈淺之役而歲撈歲梗卒以疲民爰首倡募捐不用單里民夫親課畚鍤厚給工精踴躍從事予來恐後時日未淹內河復浚南河成案乾隆元年八月奉

上諭朕聞揚州府儀徵縣江口至江都甘泉二縣所轄三汊河一道共計六十餘里爲通江達淮要津嚮例三年大挑一次撈濬一次共需銀一萬六百兩皆商三民七分派捐輸經營里正不無苛索滋擾而承修各官復層層侵扣以致撈淺挑濬有名無實無益于工程有累于百姓嗣後著將商民派捐之項永行

停止亦不必拘定三年之限如遇應濬之年著鹽政委員確估實力挑濬所需工費卽于鹽運司庫一半充公項下動支毋得虛冒侵肥草率塞責九年總河白鍾山奏響水攔潮二閘于雍正十三年修理至通濟羅泗二閘自康熙五十五年修補之後迄今已屆三十年潮汐往來衝刷日久兩閘金門閘牆多有倒卸閘底石塊衝跌院塘關石等椿朽壞應作速修整以資啓閉三十一年總河李宏疏稱儀徵縣通濟羅泗二閘因二十九年江水異漲衝擊現今兩閘金門倒卸又攔潮等三閘橋梁朽壞急應築壩拆修共估

需料物夫工銀九千六百六十二兩零下部議行嘉慶四年河督康基田奏查響水攔潮兩閘均尙完整惟通濟羅泗二閘自乾隆三十一年拆修後歷年既久又兼來源激湍潮洑衝擊實屬難資啓閉估計連上下築壩共需工料銀八千三百九十餘兩嘉慶十一年河督徐端奏儀徵境內有五里閘河一道中設響水通濟羅泗攔潮四閘該河自乾隆三十一年興挑以來閱今三十餘載日漸淤墊水不暢行其響水閘亦係乾隆四十三年修理後日久損壞勘估應需河工土方銀一萬九百六十四兩零需閘工銀三千五百三十二兩六錢循例在于運庫減半餘平項下給發江防廳冊三岔河至儀徵江口昔爲大江上游重空漕船要津乾隆四十年後河漸淺濇漕船皆由瓜洲進口此河惟爲淮南鹽船經由之道矣按明代重運皆由儀徵中葉以後始由瓜洲 國朝乾隆以後糧運船由瓜洲惟鹽船由儀真然近年儀徵運河淤淺已甚夏時猶不可以行舟鹽船亦閒由瓜洲行走雖從事挑濬亦復無濟是不可不詳細履勘矣

明會典瓜州江口舊建土壩江北糧船回空撤壩以出而江南重船反令盤壩搬剝艱難風濤守候隆慶六年

題隄自時家洲以達花園港開渠六里有奇建瓜洲通江閘二座自此漕艘始免車盤之苦此揚州瓜洲廢壩爲閘之始

按宋史曾孝蘊傳紹聖中管幹發運司糶糴事建言揚之瓜洲等處易堰爲壩以便漕運商賈旣成公私便之是宋時瓜洲運河已易堰爲閘後以閘啓閉不時水易走洩復改爲壩宋史河渠志宣和二年向子諝請于瓜洲河口作一壩以復龍舟堰紹興四年詔揚州諸堰竝令守臣開決焚燬務令不通敵舟子諝所築之壩想亦閘決故漕河旋即淤淺五年詔淮南

宣撫募人開濬瓜洲至淮口運河淺澀處而瓜洲復立閘河渠志孝宗淳熙十四年揚州守臣熊飛言揚州運河惟藉瓜洲真州兩閘淤積今河水走洩緣瓜洲上中二壩久不修治獨潮閘一座轉運提鹽及本州共行修整然迫近江湖水勢衝激易致損壞請令有司葺治以防走洩從之是宋時瓜洲有三閘矣明初於瓜洲立十壩郡國利病書云瓜洲十壩俱在本鎮漕河高江水數尺各壩爲河限使不入于江漕河至此分爲三支如瓜字形中一支阻隄隔江東一支通江名曰東港西一支通江名曰西港內中一支入

東西二港築壩隨南北爲壩東西二港以通江潮之來往各壩以限漕河之水揚州府志由中一支入東港有二支第一支築壩二北曰八壩南曰九壩第二支築壩一曰十壩由中一支入西港有四支第一支築壩三北曰七壩中曰六壩南曰五壩第二支築壩二北曰四壩南曰三壩第三支築壩二北曰二壩南曰一壩第四支築壩一曰鹽壩成化六年工部主事吳英移置十壩於壩東一里許外曰鹽壩明初掣鹽於此後徙儀真遂廢英宗實錄正統八年三月濬瓜洲壩東港洪武開瓜洲壩有東西港不築壩發東港

爲廠以貯材木正統初議濬未就至是武興請修復從之景帝實錄景泰五年工部奏開儀真瓜洲二壩每遇冬春水縮膠淺難行宜于二壩下各置閘蓄水從之孝宗實錄宏治十年總漕都御史李蕙請于瓜洲新壩至倉壩一壩至四壩港口儀真鑰匙河及歇馬亭各建一閘以便糧運工部覆奏謂三壩邊臨大江潮長則壩低水高固易于車放潮落則壩高水低殊不爲便莫若于江口總港內各建一閘潮平之時下板蓄水令與壩平從之按此皆於壩外置閘非廢壩爲閘也南河全考嘉靖六年漕運都御史高友璣

于瓜州西江嘴置瓜洲閘時監工者不慎工人受賂  
 築不如法居人倡洩水之說閘竟不用世宗實錄嘉  
 靖十九年運糧千戶李顯請令瓜洲陳家灣增一閘  
 若瓜洲壩衝決則下陳家灣閘穆宗實錄隆慶五年  
 給事中張博請改瓜洲土壩為閘以便漕舟工部覆  
 言茲議勘行已久而不可莫為奏報必徇私牟利之  
 徒倡言阻撓事者憚于改作故議久不決宜督河  
 道漕運諸臣刻期以聞南河全考隆慶六年侍  
 郎萬恭更請建瓜洲閘自時家洲以達于花園港開  
 渠長六里有奇其年冬牘成一名廣惠一名通惠

府志廣惠閘一名頭閘通惠閘一名四閘俱在瓜洲鎮而神宗實錄云萬曆元

年正月河道侍郎萬恭奏創建瓜洲二閘工竣蓋閘  
 成于隆慶六年冬而奏報於萬曆元年春也郡國利  
 病書載恭建閘疏云題為瓜關告成速濟新運事據  
 南河工部郎中吳自新管漕參政潘允瑞揚州府知  
 府賈應元會勘得瓜洲花園港豬市二處皆可通江  
 但豬市臨江最近河水走洩中無盤旋之勢不無可  
 慮花園港至時家洲相去六里河身宛轉水不直下  
 再將河道開闢以便停泊相應於此創建二座具呈  
 詳允隨督率揚州府知府賈應元同知陳可大等各



督役催工採石運料濬開河渠分投任事羣力畢集于隆慶六年八月二十六日興工至本年十二月十二日二閘河渠俱告完合行呈報臣惟國家漕運四百萬石而過瓜洲壩者獨二百萬石百七十年挑掣車盤軍民勞苦船泊江岸累患風濤湖水瀰漫隄岸衝決科道諸臣屢經條議建閘竟成道謀仰荷先皇聖謨獨斷先皇指穆宗成二百年未成之功廟堂主持決五十年未決之論一時在工諸臣或議於始或成於終惟早運以為期乘冬融以敏事不百日而二閘之功屹屹踰六里而新河之水滔滔吳浙方舟之粟直

達于灣高寶巨浸之流建瓴而下

是時瓜儀二閘既已藉資于湖水

免挑盤雇剝之苦又無風波險流之虞新河所占雖失之民田運頭償還又得之鋪店糧運方竣商船由

之

是時商船與糧船不能並行也

遠近喧騰上下感激再照儀真之

閘抽分船稅河道大工全賴于此今建瓜閘辦料雇夫費及萬金悉取諸官中而用之全不累民工得速就今瓜閘既成相應比照儀真事例使昔之由壩者許之由閘一體抽分則儀真無走船走稅之虞瓜洲得修河修閘之利在商船就安而去險歡呼樂從在編氓取盈以濟虛分毫無累其瓜閘船稅就令儀真

主事帶管該閘應設閘官閘夫卽以本鎮原有閘壩  
官夫改用不必另行銓選編簽此尤全利而至便者  
也疏入下工部覆上如所請治水筌蹄萬恭云瓜儀  
濱江閘外春運江潮未盛潮上則通潮落則滯司河  
者爲濬渠焉愈深愈滯蓋潮帶漕水同落故也余止  
濬渠獨令閘外與江相接之所置壩蓋以留舊潮而  
接新潮故也萬曆元年八月築閉瓜洲閘罷過閘船  
稅議者以閘開水數爲洩每歲運船及白糧船過時  
度可三月而盡于是僅開三週月運船過訖卽塞之  
遂能開閘船稅明會典萬曆四年于瓜洲開港塢以

泊運船神宗實錄巡按御史陳世寶條陳開瓜洲河  
港塢屯船塢挑浚深闊使船之先入者屯聚于內又  
于鹽壩之東開一曲港與新閘外港相合使船之後  
至者續泊于內以免金山挂江之險部覆允行江防  
廳冊康熙五十五年三月總河趙世顯奏瓜洲自四  
閘起至江口止計長一百九十七丈總名花園港地  
方坍塌一百二丈以致屯船無所應于四閘之旁運  
河北岸開挑月河一道以爲屯船之地經部議行揚  
州府志瓜洲閘河在城南四十里由瓜洲迤惠廣惠  
二閘至江口康熙五十四年因江流北徙將廣惠閘

堵閉另浚繞城河通漕後因花園港坍卸繞城河蓮口難以行漕雍正六年閉繞城河仍開閘河船由閘河行走乾隆十一年將廣惠閘堵閉仍開由閘上之青蓮庵舊越河行走原設閘官一員二十一年移駐丹徒專管橫越二閘裁存閘夫十二名交瓜洲巡檢董率府志又云瓜洲月河在廣惠閘之上雍正八年因閘河水無關蓄自青蓮港起至尤家碾止開月河一道長三百六十七丈九年又於瓜洲西南正入洲另開引河一道長六百四十一丈五公灘開支河長三百六丈夾口內築貼心壩一道長一百五十五丈五

尺又南北兩頭接築攔水土壩續行水金鑑云瓜洲舊有廣惠通惠二閘今府志止敘有堵閉廣惠閘其通惠閘或坍或拆未載查該閘坐落花園港江風山月亭之側康熙五十四年江流北徙坍塌入江

明史河渠志萬曆二十五年四月江都運河南門二里橋一帶水勢直瀉爲鹽漕梗巡鹽御史楊光訓請檄揚州知府郭光復開自二里橋河口起入西折而東從姚家溝以入舊河名寶帶新河此卽揚州城南運河之新河灣也

按郡國利病書云新河在城南二里萬曆二十五年

巡鹽御史楊公光訓題請發費七千緡檄揚州知府郭光復開浚自南門二里橋入西向折而南又折而東周迴共六七里從姚家溝入舊官河與明火河渠志合利病書所云郭光復所開之新河卽河渠志所云郭光復所開之寶帶新河也揚州府志寶帶河在南門外文峯寺北萬曆二十年知府郭光復浚三十年知府朱錦續成以挽河之直流也又云新河在城南二里坊萬曆二十五年知府郭光復開浚自南門二里橋入西向折而南又折而東周迴共六七里從姚家溝入舊官河則分寶帶河與新河爲二矣與

河渠志不合

又按世宗實錄嘉靖十九年九月運糧千戶李顯疏築運河三事其二謂北自淮安南至瓜儀水勢上下相去丈許惟賴瓜儀二壩關防先年壩決水衝河道淤淺宜令瓜洲陳家灣儀真新城地方竝揚子橋揚州東關各增一閘若瓜洲壩衝決則下陳家灣閘儀真壩衝決則下新城閘閉水不及則下揚子橋閘再不及則下東關閘以留水利上命工部議行郡國利病書隆慶六年萬恭奏三汊河水勢大趨瓜洲未免奪儀真河流以致淺阻又經脾委賈應元于三汊河

創建弔橋一座東流水勢務令平分利病書又云江都南有十一淺曰新廟淺浪蕩湖淺頭溝淺宋家淺柳青湖淺東西灣淺花家園淺李家莊淺姚家潭淺吉祥莊淺江家莊淺每淺各置老人淺長各一名夫役四十名歲椿木四百株草四萬餘束凡有挑浚專責前項淺老人役爲之萬曆二十三年奉工部裁革共用淺夫二百一十四名淺夫之設昔以挑浚今以修隄蓋時勢變遷水有浩縮也然自淺夫既裁之後止務高隄不務浚河故運河時有淤淺南河全考萬曆四十五年十月江都三汊河淤三百二十

八郎

甲徐待聘嚴督挑濬萬恭治水筌蹄云百餘年來不爲濬淺之易而爲高隄之難其亦未之思夫

南河全考萬曆二十八年正月總督河漕尙書劉東星檄郎中顧雲鳳署道事揚州府知府楊洵督夫開挑邵伯越河長一十八里闢一十餘丈建南金門石閘二座又建減水石閘一座迄今官民船隻永避湖險此邵伯有月河運船不復由湖之始

按郡國利病書云宣宗宣德四年八月御史陳祚言揚州府邵伯閘舊設官一員民夫二百三十人置盤車挽過舟船今高郵湖隄及儀真瓜洲壩岸高固

河水積滿舟經邵伯皆自平流閘壩官夫盡爲虛設而白塔河上通邵伯下注大江凡直隸蘇松常州及浙江諸郡公私舟楫以孟河至瓜洲江濤險惡多從白塔河往來然河既淺狹且有不平之處若遇少水未免艱阻如以閘壩官及夫移于白塔河稍加疏浚又置閘積水以通浙江蘇松之舟實爲利便上命行在工部勘實果利便則從之英宗實錄正統二年正月省揚州府邵伯鎮閘壩官吏竝江都縣守塘夫先是揚州府奏邵伯鎮二閘一壩各設官吏人夫以防高郵湖水泛溢今湖水既平乞裁其半又江都儀真

二縣舊有雷公上下勾城陳公四塘舊設夫三百三十五人守之今運河轉輸不絕塘水宜洩入河夫可盡罷事下巡撫高宏核實宏奏塘水無源若盡洩之則涸矣按東晉於邵伯置埭歷唐及宋皆沿其制以水不平流故也明初猶濫壩過船迨平江伯引淮通漕自是淮水入湖邵伯水皆平流故司事者謂閘壩無所用此運河之大變革也淮既入湖而湖遂險郡國利病書云邵伯湖故無越河其險如高寶湖隄萬歷初督河科臣請之業有旨允行而分導工大此舉未遑二十八年總河漕尙書劉公東星申前畫明年

邵伯越河亦成自唐宋通運以來沿河策凡屢變然蓄水惟恐不足至國初猶未甚遠故于瓜儀則復攔潮通江諸閘于通泰泰興海門則修江海諸堰于高寶則倣平津之法而興化爲秣稻區乃百餘年獨苦水害環三百里巨浸以漫衍于腹心其受無涯其歸無所遏上流而無所洄瀦等下流而無所輸寫若病蠱然失今不治勢將日深昔害一而利什今利什而害百不可同年語矣顧氏在明季時已爲此論則是邵伯一帶水勢已常患衝決矣張鵬翻河防志康熙三十八年十月總河于成龍奏邵伯更樓決口一工

其隄舊有涵洞隄內原有河形在平日隄工完整每歲水發之時西岸一片汪洋東岸甚屬危險是以今歲水漲卽致漫決卽堵築完固亦難堅守今臣等親詣酌量不若就此決口之下將舊引河疏挑寬深至于河東築倣土隄束水南下以固東西兩岸上可其奏成龍復奏督同道廳親勘決口迤東被水衝久河底太深難以越過卽使水內築隄工程亦難驟起今議將決口西岸繞挑越河築隄竝打攔河壩使由月河改行而現在之決口日後自必挂口另議堵築不特省費亦可以濟運道之急部臣議覆報可

康熙四十一年揚州府志邵伯月河在府城北四十

五里萬曆二十八年于運河東築月隄引水行舟以

避湖險此卽劉東星所築之月河也在邵伯鎮北志

又云新月河在邵伯鎮南舊有南壩更樓居民稠密

商賈輻輳之所康熙三十八年洪水衝決更樓官隄

民屋倏成巨浸事聞

命都御史壽鼎侍郎于成龍堵塞決隄復開月河一

道自倉巷口西向折而南至大王廟止築南北二壩

鎮以鐵牛此卽于成龍所開之月河也河渠紀聞乾

隆七年河督高斌面奉

聖訓將邵伯以下入江之路酌增請于金灣水壩下

東西灣地方建滾水壩二壩下深挑引河復增挑仙

女廟金灣對過之越河揚河廳開金灣對過越河長

一千丈乾隆八年開挑寬深河越金灣開壩東西灣

滾壩至八塔鋪入運河以避開壩行船被掣之虞南

河成案道光十一年四月總督陶澍等奏前已將瓦

窰鋪東灣西灣金灣鳳凰等橋壩啓放洩水尙暢惟

溜勢橫趨下游糧船到此行走倍難五月陶澍等奏

揚糧廳之舊鹽河內普賢墩至觀音庵應俟水落後

改挑河一道卽以所挑之士另築西隄以避瓦窰鋪



至六閘七處吸溜之險十一月河督張井奏臣數年來力主大閘歸江之說如開瓦窰鋪新河及去年冬展挑東西灣鳳凰橋各路原思多一分歸江之路卽少一分爲害之水無如行漕減漲時涉兩歧遂有顧彼失此之患其尤可畏者如本年三月內正堂重運盛行忽值洪湖水勢長至一丈九尺五寸不得不啓山盱壩河不得不先放歸江各路然僅開放數處已覺軍船挽運維艱因商爲籤椿搭橋設關加緯之法截流橫渡辦理旣爲棘手所費亦復不貲臣於彼時卽與道將廳營悉心熟商擬于揚糧廳邵伯鎮迤下

運河西岸外自普賢墩起至觀音庵止佑挑月河一道以備空重船隻避險趨行曾于五月內附奏竝聲明應候水消分別確估在案茲于回空事畢臣復親至其地察看情形極爲便順惟須于新佑越河之西再築緯隄一道竝將舊西岸緯隄一律加幫寬厚卽以挑河之土築做亦屬一舉兩得此道越河如得卽早辦成則遇水小之年各壩不放重空兩運往還仍令照舊行走倘遇二溝閘誌椿長至九尺以外不論何時卽將歸江之金灣以下各處橋壩相度機宜次第啓放以期暢達歸江其時軍船入境卽由新挑越

河行走西隄儘可行緯既不致吸溜損船兼免繞湖行走其便一也下有掣消之路而上無積漲之虞不特高寶等處湖身可以早爲騰讓卽山盱河壩亦從此應放卽放不必守候重運至完其便二也歸江之路旣已早放運河水勢不致漲滿則歸海之高郵四壩及揚糧之昭關壩亦卽得守且守以保下河田禾而上河亦有豐收之望其便三也嚮放歸江各壩水深溜激每貽行旅之憂今不論何項船隻均可改由越河繞道其便四也臣于勘定後卽委明幹之員竝往查估約需銀四萬兩

按此疏雖有四便之說其實專虞軍船掣溜耳

十二

年三月張井奏臣于上年冬底請將該廳西岸普賢墩一帶估挑月河一道竝築緯隄以利濟川當卽確切查估封釘信椿派員趨辦責成道廳梭織查催以杜偷底墊厓之弊茲據各該員稟報完工臣于查料事畢卽自清江浦起程前往逐段躬親查量長寬悉照原估高深每分俱比原估加挑一尺及八九寸不等界壩腮土亦俱啓除淨盡其挑河所出之土方卽于越河之西估築緯隄一道竝將西岸舊緯隄酌量加幫一律全完錐試堅實尙無草率偷減當卽啓放過水水深七八尺不等形勢極爲暢順坵在重運軍

船即由越河行走繞避各壩橋口門吸溜之險按萬  
 歷間劉東星所開之月河專避湖隄康熙間所挑之  
 月河以東岸決口繞挑月河至乾陞道光所開之月  
 河專避軍船被掣之虞與昔之情形又異矣方劉東  
 星之未開月河也知縣張寧議曰昔年論漕河之險  
 者先高寶次邵伯而今之水大者莫如邵伯最難守  
 者亦莫如邵伯蓋高寶昔固稱險障之則有西隄而  
 內河成則湖分于外人由夾河中行不知有湖矣今  
 邵伯一帶隄與水鄰絕無外障以故水乘風勢其催  
 隄若齧垤耳況估舟值迅風疾雨多蕩費淪身月且

屢見是不可不急為處分也今之議者有二一曰障

之使北自露筋南抵馬家渡舊隄以東另築一隄此

舊東隄為西隄又自馬家渡而南至八搭鋪舊隄以

西另築一隄此仍以舊隄為東各接舊隄中作二閘

成一夾河竝如高寶之制費不過六七萬金而湖隄

可保無事一曰疏之便今議疏漕者皆言自高廟由

揚州至瓜渚皆開闊數十丈今高廟至瓜洲此淮水

入江之正路然高廟瓦窰鋪民舍多逼官河其屋居

卑朽即拆毀不足惜第揚城東關折而南闌闌聯屬

且轉運之鹽場在焉一經遷易不無廢業之歎不若

一意開金灣卽三四十丈不爲闊也蓋三十餘里入江此勢之最捷而洩水最易者也舍此二議而欲圖便易之說止有每歲帶修石工一百丈名爲帶修而漕河西岸有露草處所擇有心計者委之多栽蘆葦野樹則可以障風破浪而泥渣漸次淤墊東隄亦恃以無恐矣是時邵伯南北皆由湖運明史河渠志邵伯湖長十八里劉東星所築之月河亦長十八里于是邵伯以北不復由湖至乾隆八年所築之月河越金灣闌東西灣滾壩至八搭鋪入運于是邵伯以南不復由湖始符張氏之前議矣

萬曆二十二年金灣建開閘河亦卒符張

氏之議

夫運河自築重隄之後糧船皆由內河行走不

復由湖誠計之便者也然有時不得已而由湖嘉慶十一年甘泉汎荷花塘漫溢總督鐵保奏揚州二三幫重運經臨因口門吸溜上水過急由湖內沿河行走計程十餘里水深六七尺不等業俱平安過竣道光十一年高郵汎馬棚灣決口總督陶澍奏回空船隻指日南來不容稍事停待自以循舊繞湖爲正辦湖中水勢尙深足資浮送且繞湖路程僅止十二里先經派委革職畱工之通判陶斌玉孫厚坤守備王拱壽等會同漕臣委員守備牛斗南令其專辦回空

繞湖事宜設法籤椿排船節節維繫雖有風暴亦可  
 無虞所有由運入湖之大營房對過及由湖入運之  
 邵家港等處刷隄抽溝早經分投發辦計空運未到  
 之先均可完竣無誤是皆因決口未堵不得不繞湖  
 行走矣

揚州水道記卷二終

